

Property of
H. H. Sunyueh,
鶴筱孫
No.....



89594

耶穌事蹟攷卷之六

耶穌出身第三年自張幕節至修殿節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張幕節者猶太人因昔出埃及而設猶太之俗屋上皆

平節時升屋而居上以橄欖松葵等樹條幹枝葉結構為廬亦有建於路隅者每往來出入必手執楊柳橘棗等枝蓋不忘在曠野時結茅而處情形每歲立秋後望日卽屬節期屆期首日獻祭以十三壯牛遞日而減越至七日共獻七十壯牛蓋寓異邦人凡七十種之意每日清晨有祭司捧金瓶出邑門循城垣行至西羅亞泉源盛水而返高舉以升殿堂入時衆祭司吹角旋以此水注於壇側銀盤盤下有管復達邑外注時衆歌詩百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矣

十三篇至十八篇及歌十八篇一節二十五節二十九節皆以手中樹木枝條歡欣忭舞此蓋不忘摩西昔日擊石得泉之意又於殿陛之前樹二架懸四燈燃以祭司舊衣油亦祭司所備光燭一城守此節者原以七日為期後來多增一日惟此一日尤為興闐猶太人最歡樂者亦惟此節期其時祭司長老等以為耶穌必偕衆往隨處訪聞可知不從兄弟之言因恐與衆同行則必人皆知覺彼尋耶穌者不必實指其名惟曰其人安在而人無不知可見耶穌聲名為衆所共悉當此之時四方集處皆以耶穌為奇聞奇見議論紛然有曰善人也或謂此特偽為稱譽欲以嘗試人心竊謂非也彼但以

善人稱者蓋不欲明其爲上帝子且以畧其異蹟奇能有曰否惑衆耳此更欲聳衆聽者當節期中耶穌忽然升殿殿之四圍架以石柱環以長廊耶穌卽於此訓衆有謂耶穌猝然遽至者此亦顯神蹟之權意謂非也當其往耶路撒冷時或由僻徑或避靜潛行及至時亦韜光匿跡不令人知至此方出耳耶穌如此舉動亦畧有戒備之心一令欲執之者見其來於不意駭異驚奇不敢妄動且以人多集處志向不齊亦懼生變亂至於教誨之言想必不離舊約一書猶太人聞其訓有議之者曰此人未學何由知書此書字雖總括而言惟指舊約之意居多耶穌少時亦必從師習讀然此特童蒙書塾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
恭節申明自己原由

九

未嘗學於大書院之中及乎稍長卽從父藝習木工從未受業名師追隨函丈可知耶穌之道不由師授不自書傳實本於上帝然既奇耶穌之訓則由未學而得愈足見其非常是彼所言實自相矛盾

第一層耶穌申明所以教人者確乎有據非由臆說

至二十
四節

十六節道字原文教訓之謂以明古今賢聖

所以教人者皆由所學而得故必本於己惟我之教人者不由所學而得故不本於己有遣我者必有所遣之命付託我身我惟遵遣我者而行故能盡傳遣我者之旨有謂原文教字卽實指耶穌升殿教誨之言而所教誨者則本於舊約書故言此以見爾言我未學惟我之

教誨實本於舊約書所自出者之意而言，然觀耶穌此言，所該似爲更廣，不專指舊約書，耶穌出上帝所由爲獨生之子，故能盡知上帝旨意之全。十七節，此承上節之言，不惟我固有據，可以自知，卽人亦有據，可以共知，人遵其旨，原文言人若肯行其旨，言肯者，以明不獨人能行善，卽肯立心向善，亦能知斯道之所由來，此旨字，有謂卽上帝欲人信從耶穌之旨，有謂卽舊約書上帝教人之旨，意謂所言更廣，人之本心，卽根於上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故卽未能信從耶穌，亦不必深求舊約書，上帝教人之旨，卽求諸本心，亦能豁然曉悟，譬如古之奏樂者，金聲始作，則衆音相隨，故高下疾徐，皆必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提
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一百

耶穌嘆息耶路撒冷人蒙昧不謂彼不明惟言其不肯
者蓋以此也

見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此一節耶穌之意蓋令人

知我言道非由己乃由遣我者人卽不信我言亦能有
法以自試驗

十八節上節言心內之據此節言目前
之據有謂此接續上文之意而言言人能遵上帝旨其

心謙遜卽能知耶穌之謙遜因其謙遜則知其道必由

上帝意謂此節當推廣而言以明人卽未肯立心行上

帝旨亦能有據以明其道之所由來求榮於己己具私

心卽與上帝相去甚遠觀耶穌教誨之言皆令歸榮上

帝可知其教誨之旨必自上帝出其心皆爲上帝並無

一毫爲己之私則爲師之道已極全備不得譏其未學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臺

生而知之者此爲最上之師亦惟生而知之者故無求
榮於一己此亦有意駁上文言耶穌惑衆之言凡惑衆
者非因貪利卽爲圖名否則快己私心亂人耳目若絕
無益於己而徒然惑衆者世所未有又凡奉使者惟傳
主命不自矜張則其所言者無非述主之言必可盡信
此節耶穌不但自指己身卽凡往哲前賢及諸先知亦
在言內觀此可知人果居心謙遜不自求榮則其所言
亦皆循至理必無差謬雖非惟能謙遜卽理無不明然
由其謙遜故得上帝默化其心則凡有所言皆本默化
之理若或以私意相叅出乎默化之外此卽自恃自足
不得爲謙遜之人亦不合本節之意此更有意做醒門

徒如稍有爭競以求榮己之心，卽非上帝之道，不足爲訓。十九節此節與上文語氣不甚貫串，故有謂當時或囚一事，所以舉此而言，約翰畧而不載耳。然細按之意實貫串，不必因事而發。耶穌之意以爲爾等當此張幕節期，正聞祭司長老等講誦摩西律法，自當曉然而何以有欲殺我之心，是違摩西之言，實逆上帝之誠，可知爾曹立此惡心，是不肯遵上帝之旨，宜乎不知斯道之所由來也。其後卒殺耶穌，此其不遵上帝旨，致於至極，然則不信耶穌而惡耶穌者，非耳不聞律法之言，由心不從律法之意。二十節衆聞耶穌言，則曰：鬼憑爾

誰欲殺爾耶。此衆字非指上文所稱之猶太人，乃各鄉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臺

中往守節期者，有謂衆人言此想非出自本心，蓋耶路撒冷人實主使之，故下文耶穌之言，所以答猶太人中祭司長老等欲害耶穌之人，非以答鄉人意謂非也。此等鄉人見耶穌教誨殷勤，原未知有欲害耶穌之事，故聞此語深以爲奇，且嫌耶穌當此張幕節正值歡娛之際，乃爲傷感之言，更多不悅，惟觀其人實有忿怒之心，而且出言冒瀆，則耶穌上節所言，卽以指謫此等鄉人亦無不合，由其有此忿怒之心，所以祭司長老等因得而聳動之，使之附和隨聲，藉以爲殺耶穌之具，所以耶穌復舉昔年當逾越節所行神蹟，以爲證據，祭司長老等所以立意必殺耶穌者，實由此事而起。

見約翰彼等第五章

詭詐之謀不發預令人知故耶穌特爲揭出 二十一
節耶穌昔在耶路撒冷城當逾越節所行神蹟惟此一
事乃因此事不合彼等之心遂生嫌忌彼等實欲殺耶
穌而耶穌謂爾曹以爲異此特不直斥其非而故爲婉
詞耳 二十二三節此二節一以安息比較割禮再以
割禮比較愈人耶穌言此特以發明我昔所行一事雖
與爾曹相反惟於摩西律法實則相符凡行善事正合
安息之理惟行閒事乃干安息之例摩西授爾割禮此
三句有數解一謂人言耶穌未學故特申明割禮乃由
列祖不自摩西以明爾言我未學無由知書惟我所知
者更爲真確然耶穌之意未必因此以自誇張一謂耶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
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一臺三

耶穌言此以爲安息之例始於摩西受割之例更始於列
祖則視割禮爲必當重而視安息尙可畧輕然安息之
例蓋由上帝創造萬物特紀功成故自昔日始祖在樂
園時相沿已久則安息自摩西而興非自摩西而始而
況輕者自輕重者自重不能以遠者爲重近者爲輕亦
有謂安息之例特由上帝誠命受割之禮僅由列祖遺
傳安息日行割禮受割禮是輕誠命而重遺傳視安息
日愈人爲尤甚然耶穌非以安息與割禮分別重輕推
其意蓋以割禮定於安息之前然子生八日必受割禮
則必有犯安息之時乃上帝示摩西申明安息之條而
不及割禮在安息日應行應止是特使人返求諸心自

明安息之例也。此以安息比較割禮也。愈人二字，原文言盡愈人，以明愈人之益，大於割禮，故有謂割禮傷人之體，愈病則保人之身，然耶穌視割禮，必不若是輕忽。割禮原爲信上帝而設，則有益於人身，亦有益於人心。惟受割禮者，於全體之中，僅一端之益，況既受割禮，則可入殿堂，事上帝，以益靈魂，若耶穌愈人，並可潔其靈魂，使得親於上帝，此以割禮比較愈人也。凡守割禮，守安息，與夫一切制度儀文，無非使人藉此以得靈魂之益。惟耶穌愈人，既拯其疾苦，得以存生，復化其靈魂，歸於全善，使與上帝相通，則無論割禮，無論安息，及凡一切制度儀文，皆得包括。安息日，原爲上帝，所以益人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一五

本意，乃安息日，愈人，而爾怒我殺我，卽失上帝本意，故能體上帝本意，必能知我之教誨，我之作爲，皆自上帝而出。二十四節，貌以外言，義以內言，猶太人惟論安息之外事，而不求安息之內意，故指謫耶穌，惟論其外事，而不推其內意，是皆以貌，不以義者，故曰，勿審以貌，乃審以義。此節，雖泛言其理，惟亦有意表明耶穌之身，卽具安息之義。

第二層，耶穌自明己身之來歷。

三十五至三十一節

上言教誨之

理，與神蹟之事，皆有所由來。此復因人議及其身，故又發明本身之所自出。二十五、六節，此民字，與上二十節，衆字不同，上爲各鄉邑，往守節者，此爲耶路撒冷居

民故欲殺耶穌之謀，皆所素悉，今見耶穌猶在殿教誨，而人無敢加害，深以爲奇，因亦畧有信心，視上文所記，徒以善人稱耶穌者，尙加一等，乃其信心，不能自主，惟以有權位者爲法，故曰：豈有司知其誠基督乎？此從人之好惡，以定道之真僞，與耶穌所言，人能遵上帝旨，必知斯道所由，正屬相反，然我儕知其所自，此數語，更爲蒙昧，一若恐信心過篤，而故想像及此，以自解釋者，猶太人每謂彌賽亞降臨，必成人身，自天而下，亦有謂彌賽亞生，平日無異常人，亦不自知，惟一旦得以利亞封立，卽有彌賽亞之職，更有謂彌賽亞一至，必大顯其權力，以教猶太人，後卽隱而不見，惟耶穌自少而壯，皆在耶穌事蹟攷

卷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臺

加利利省，故以爲盡知其生平來歷，然其所知，終屬有限，卽耶穌生於伯利恒，尙不能知，而況以上帝子，成人身之奧妙，更無由窺測。二十八節，此節復記耶穌在殿教誨者，蓋特誌其時，其地，欲人知此兩節，最爲切要之言，言呼者，有謂當時衆人，紛紛竊議，故必高談雄辯，始得共聞，亦有謂此因耶穌語及扼要之言，故特大呼，使人留心傾聽，爾知我，亦知我所自乎，原文本無乎字，解釋此語，三說不同，有謂耶穌實謂其不知，此蓋反言者，然觀平日，所語人者，極少倒說之詞，有謂耶穌實謂其知，此蓋正言者，惟責其既能知之，而猶自諱耳，然既未知斯道之所由，又安知耶穌之所自，故有謂此非言

其不知亦非言其真知特言其自以爲知其所知者僅及一邊惟知其外未知其內惟知其偏未知其全更觀下文我非自擅而來一語卽推深上文不求榮己之意可知我之所自爾所當知亦有確據使爾得因而知是上三說雖各不同而皆有指謫之意也凡自擅而來必無真者所遣有真者遣我則非自擅而來此兩句互相發明猶太人自謂能拜上帝然以私心視上帝則所拜者實由爾心所出仍非真者惟此遣我者非自我心所出故爲真者爾不知之由爾心不與上帝相通故不知遣我之真者爾知真者爾卽知我爾言基督若至無人知其所自由爾不知真者故有是言爾不先知真者自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一憂

不能知基督故舊約書言人不知彌賽亞輕於擯棄皆指人心之頑梗而言二十九節此以己之知形猶太人之不知惟所以知之由有二以其遣我此以職言我由之來此以性言是皆所知之據三十節猶太人每自矜張能知拜上帝而耶穌言其不知真者故卽時忿怒欲執耶穌然雖視之甚輕仍不敢遽執者則由上帝能力有以鎮伏其心其罪惡未貫盈上帝猶或使之良心偶然發露此由耶穌之時未至三十一節當時有見衆人極忿怒耶穌而亦無敢執之者因知耶穌權能甚大故多信之耶穌在耶路撒冷所行神蹟本屬無多而此言行異蹟豈有多於此者蓋當節期四方集處故

舉所聞所見者、總括而言、於此可見當日人心、時而信從之時、而攻擊之、游移遷徙、極爲無定、由此觀之、可知神蹟之事、當時猶太人、無不深信、特不信爲彌賽亞耳、故與耶穌辯者、從未有辯其所以行神蹟之由、猶太人不敢稱耶和華、故人皆諱之、惟祭司長、每年一次、在至聖所、則稱之、故猶太人有謂耶穌特竊取耶和華之名、藉以行神蹟者、至於神蹟之事、未聞有議其非、此亦可見耶穌神蹟、至真且確、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四章論耶穌當張幕節申明自己原由

三臺

第七十五章論耶穌自言將歸於天父

約翰七章三十二至

三十一
六節

上章言耶穌在殿教誨，當教誨時，法利賽人或同集衆中，抑命人窺察，皆未可知。惟一見當時情景，深懼衆心信服，因卽謀執耶穌。此一事，非私自爲之，觀祭司諸長亦在其列，可知實託於公局之權。而其端，則自法利賽人啟。公局形制，凡拜上帝之所，外座爲異邦人，內座爲猶太人，內外之間，有石建亭，爲議事之地。局中長老，凡七十人。當此張幕節，大約非聚集之期，特因謀執耶穌，故齊集會議。翌日，議既定，卽以意授吏，特遣之行。然非命卽執耶穌，蓋使之隨時伺察，相機而動耳。殆吏一至，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五章論耶穌自言將歸於天父

憂六

耶穌已盡悉其謀，惟自知時未至，故仍侃侃而言，且宜及時親就，以勸衆人，勿貽後悔。三十三節，耶穌一啟口，卽顯有前知之意。故曰：我暫偕爾，以示其不久在，亦不卽離。一以見我時未至，雖有欲害我者，不能逆上帝定命。故後數月，則能執我。此時必無慮，是一以儆惕衆人。使知爲時無幾，更宜及早醒悟。後歸遣我者，此句內已寓不能常在之意。既有遣之來者，則如奉使之入，故身在世間，如客居驛旅。惟有遣日，卽有歸時。我奉上帝命，使爾棄逆從順，棄假歸真。一如犯上作亂者，我奉命招安，然爾猶橫梗不遵，我必以爾情形，復命於上帝。有謂遣我者三字，耶穌當時或未明言，約翰記之，以發明

耶穌之意耳。否則猶太人亦能曉悉。下文必無私語之言。意謂猶太人所私語者。此故爲譏諷之詞。未必不會其旨也。其曰後歸者。以明後雖被害。然究非能害我。實由我歸天父之前。且以見權操在我。不操於害我之人。此雖嚴以警之。仍寬以勉之。蓋我暫偕爾。則爾之機會猶未盡失。尙幸有此一時。三十四節尋字。有謂尋而加以殺害。有謂尋而求其拯救。然耶穌既受害。必無再尋加害之時。故有謂耶穌此特喻言。言至其時。此身蘊藏甚密。雖欲加害。而無由耳。然上節卽己身以警衆人。此節專言己身。語氣亦有未合。故尋字。雖有指今日尋而加害之意。惟將來尋法。自然不同。必尋而倚賴之。有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七十五章論耶穌自言
將歸於天父

夏

謂耶穌後來於害己者。猶代求上帝。令赦其罪。且言凡知悔改者。卽得拯救。如此。非與此意相反乎。抑知此言尋者。非謂真能悔改。以尋耶穌。特因適遇艱難。以尋耶穌耳。耶穌於此。蓋以彌賽亞之職而言。因猶太人常仰望彌賽亞。而終不可得。其後四十年。耶路撒冷城。爲羅馬兵所困。饑饉疫癘。備極慘傷。此時。無日不以爲彌賽亞至。卽解倒懸。迨猶太人散失流離。猶切望彌賽亞降臨。以維持救護。自古及今。莫不皆然而卒無濟於事。蓋由機會一失。則悔之無及。箴言一章。二十一至二十八節。卽此意也。有謂爾將尋我不遇。此就全國言。卽猶太人仰望彌賽亞。而不可得之意。我所在。爾不能至。此就

各人言蓋言失此中保及至死時不能歸於父所之意不能二字言必藉賴中保非己之力所能自致與約翰

十四章六節其意相同後來耶穌復以此語門徒見約

三章二章然此非謂其常特言其暫又觀約翰十二章二

十六節可知真心事主者即得同在天父之所 三十

五節猶太人雖不識天父真理故問耶穌言未能盡悉

然亦未必至此此故爲冒昧之言特以謗瀆耶穌耳所

言其將何往而我不遇者意謂舉國程途皆所熟悉舉

國會堂亦盡相通實無不可往之地豈欲散處於希利

尼者而教希利尼人乎此語極爲輕忽猶太人自謂居

猶太中者能盡守教規爲最上品其散處四方者或習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五章論耶穌自言

一草

染異邦風俗故次之就散處希利尼者此指猶太人之

散處者言教希利尼人此指異邦人言蓋以爲愈趨愈

下初爲我等所棄繼而思其次者卒求異邦人之仰望

以行其教也耶穌平日不守猶太遺傳且其立言高深

廣遠非拘於猶太中者故其所言或亦指耶穌平日之

事然此雖一時詆譏之言適與後來相合及約翰作書

時此言已驗先欲執耶穌上帝既顯能力以制伏之此

時毀謗耶穌上帝更使之言先知言如約翰十一章四

十九五十節祭司長該亞法所言一人爲民而死舉國

不滅正合救主舍身贖罪之旨 三十六節上節之言特欲以譏耶穌觀此一節可知於耶穌之言實有未能

領會、上言遣吏執之、因有上帝鎮服之能力、故不再言
此雖以儆薄之語、快其驕泰之心、而心終不安、尙欲推
求其意、可見機會未盡失之時、猶有上帝感動之能力、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七十五章 論耶穌自言
將歸於天父

一章

第七十六章論耶穌呼衆就飲活水

約翰七章二十七至四十二

四節

張幕節期例守七日，越至八日，爲最歡樂之日，原不屬於節期，觀利未記二十三章、三十四、五節及申命記十六章、十三節，可知七日之中，人皆登屋，構廬而處，此不忘在荒野露居之意，祭司取水，注於壇側，此不忘擊磐得水之意，每日注水時，皆有祈禱之詞，以求雨露調和，故有謂，每至節期末日，上帝卽定一年雨水之數者，及至八日，守節者，皆自屋而下，入此室處，猶昔得入迦南，旣入迦南，則有江河，足供取汲，無須上帝格外造化之施，故注水之禮儀亦止，此言節期末，卽大日，有謂，當爲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六章論耶穌呼衆就飲活水

一五三

第七日，若第八日，則非節期，有謂，言大日者，當指節期後一日，仍稱節期者，蓋統括言之，約翰書原爲示異邦人，故無庸細別也，然則耶穌言此，當在第八日無疑，耶穌平日，每坐以教人，此則立而呼者，蓋特使人驚覺，得以留心傾聽耳，或謂，是日旣無祭司注水之禮，則耶穌之意，或另有所指，必非指此而言，況水注於盤，達之邑外，非所以飲人者，耶穌言飲，更非指此可知，言正爲此日，無注水之文，得耶穌活水，接續其間，愈足爲禮儀之真據，則與注水之意，更相符合，雖祭司注水，非以飲人，然此禮之設，特記在曠野時，飲水之由，是則耶穌，不但記此禮之文，並推求此禮之本也，約翰福音，每記耶

蘇言行皆以表應驗舊約之言。二章言耶穌爲真殿堂。三章言耶穌爲真銅蛇。六章言耶穌爲真嗎喙。八章言耶穌爲真光。引主選民。十九章言耶穌爲真羔。於逾越節。見三十六節。本章則耶穌自明爲真磐石。活水之所自出。耶穌每於節期皆舉以證明應驗己身。當時猶太殿堂建於石山之上。惟此節期每日祭司取水於西羅亞。蓋由石山之內全無活水之源。此亦足見殿堂制度。祭司禮節皆無功效。足以潤澤人心。其功效必自外而至。及第八日。注水之禮止息不行。愈知其中欠缺。更仰望彌賽亞。惟此一日衆仍歌詩。故有謂當衆人歌詩之際。正往日注水之時。耶穌恰於此時前立。呼此一語。猶太人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七十六章論耶穌呼衆就飲活水

一五三

以注水之禮。喻聖神潤澤人心。耶穌言此。以明能以聖神止人心真渴。卽彌賽亞之實據。耶穌昔語撒馬利亞婦。曾自言爲永生活水。新約一書亦以此意終篇。默示錄二

十二章

十七節。渴字。有意指猶太人。在荒野時言。人求永生之

道。亦當如渴欲得水。殷勤懇切。凡渴者。皆上帝教誨引導之人。故心慕彌賽亞。有如飢渴。三十八節。有謂耶

穌每言己身爲活水之源。未嘗言門徒爲活水之源。故此腹字。當屬耶穌言。然觀原文。若強作此解。句法仍有未順。況新約書。每言信徒能與耶穌相通。卽與耶穌同其功用。觀約翰十四章。二十三節。羅馬八章。九節。十。四至十七節。可知。惟聖經中所言腹者。皆指肉身。惟言

心者乃指靈魂，故有謂當此節期，每日祭司以金瓶取水，瓶之貯水爲腹，故耶穌借瓶之腹而言，亦有謂耶穌每以磐石自喻，亦以喻信徒，故此腹字，借磐石之中，水所自出之意而言，更有謂猶太人，每以心爲知識部位，腹爲慈愛部位，言知識則在心，言慈愛則在腹，故人得耶穌活水之益，亦能有慈愛，以及於人，意謂此腹字，實由上文飲字而發，飲活水於腹，不但自止心中之渴，且於其中爲源，並止他人心中之渴，以明不獨令信者得聖神感化，且令信者，化及他人，此更爲彌賽亞之真據，其後信徒，因受聖神感化，得以感化多人，故其功效，源遠流長，不僅如山溪野澗，直若長江大河，節期七日，獻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六章論耶穌呼衆就飲活水

一五五

祭七十牝牛，原以喻異邦人，凡七十種，信徒得活水之益，將遍及異邦，亦寓此意，耶穌自言，猶記所載，惟觀舊約，則無此言，故有謂，或聖經中，偶然遺軼，亦有謂，耶穌所引，或爲集傳，非指聖經，意謂不然，聖經雖無此言，實有此意，耶穌或融合聖經數節之意，而言，大約卽以賽亞書四十四章，三四五節，以西結書四十七章，一至十二節，約耳書三章，十八節，撒加利亞書，十四章，八節，凡此數節之意，皆言殿堂，將有水源，自此而出，流爲江河，耶穌以聖殿喻己身，及升天後，以聖會喻己身，可知聖會將來，必有聖神活水流，出，普遍寰區，於此可見，上節所言，渴就我飲，此目前之功效，此節所言，活水如川，此

後來之功效必俟五旬節聖神降臨後乃得三十九節此節爲約翰之言以解釋上文之意聖神未降原文惟言聖神未有無此降字聖神功用無始無終自太初時已備古來賢哲皆由聖神所感故有先知之言然得其暫未得其常惟此聖神蓋言常在人心無限量無止息者聖神未降由耶穌未榮有謂此言耶穌必先受死贖罪而後以聖神與人亦有謂聖神由信心而得若耶穌尙在世則信在目前是信猶未致故必俟升天後然後能專立信心以接納聖神然此猶非榮字本意所謂榮者蓋言耶穌升天其榮與天父等亦操萬有之權故能遣聖神之降且聖神降臨亦爲耶穌升天得榮之據耶穌事蹟攷

卷

第七十六章論耶穌呼衆

一百五

就飲活水

故耶穌之榮時猶未至則聖神之降時亦未及更觀約翰十六章十四節言保惠師之至將以榮我可知耶穌必先榮於天然後聖神得榮之於地四十五至四十四節衆聞耶穌言有信者有不信者分爲兩黨其信者有謂之爲先知有謂之爲基督此因舊約書言大先知又言基督故以爲二者不同而不知亦先知亦基督二者之職皆在一身此等信耶穌者想必其心知張幕節儀文制度雖極紛繁而其中實多欠缺此節心渴之意其不信者有曰基督豈出自加利利乎因引以賽亞書十一章一節耶穌言有謂彼言耶穌非出自伯利恆乃作書者惟

直記其語而不指其非，想必所知猶未真確，然使徒約翰遵耶穌命，奉馬利亞如母，豈常相集處，竟不及此一言，然則作是書者，必非使徒約翰可知，意謂不然，約翰所以惟述人言，而不叅己意者，以明人由本心，以信耶穌，雖不求合於經，自與經言相合，若徒恃知書，不惟不知基督，且並不知經言，使人觀此，自能曉悉耳，當時信者不信者，既分兩黨，此卽猶太教，耶穌教，所以分歧之際，後來由此發端，有人欲執耶穌，此或嫌所遣吏，執之不果，故特挺身自往，惟終有上帝能力，攝服其心，故仍不敢。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六章 論耶穌呼衆
就飲活水

二頁六

第七十七章論遣執耶穌之吏返報公局

約翰七章四十一

五節至八章一節

此一事有謂在節期末日之前或即遣之一日意謂非也吏奉遣後想必潛集眾人之內抑或隱身廊柱之間日以窺伺耶穌所以耶穌訓衆之言聽之甚悉及至節期末日祭司長老等復集公局之中所以吏歸復命及返法利賽人先問之曰何不曳之來乎吏聞是言不覺充口而出曰此人所言從未有若是者蓋由平日素聞法利賽人教訓之言實不及耶穌盡善盡美故得罪於法利賽人而不自覺於是法利賽人特恐其心反信服耶穌故爲反激之言以動其心言爾曹日與我等相隨耶穌事蹟攷

卷六之吏返報公局

五

必深明我等之理自宜從我等之言何至若眾之愚亦爲其所惑乎有司以權位兼重者言法利賽人以守理嚴明者言言此等人從無爲其所惑者爾曹自不當信可知衆字指信從耶穌者言衆由不識律法所以信從其意責人不識實以自誇能識且申明我等所以輕忽耶穌之由言可詛者有謂即逐之出會堂之意然會堂中惟可因人而逐不能並逐多人惟法利賽人每言不知律者必不得復生是即可詛之意此欲以輕忽耶穌之心使吏效法以輕忽耶穌其時中有尼哥底母力爲排解此中字有謂言在七十長老之中有謂言在信徒之中約翰記此以明彼等所言有司與法利賽人從無

信者亦屬謬妄。尼哥底母昔曾夜就耶穌。此時能於大庭廣衆中。出言阻止。可見其信德亦漸堅固。法利賽人自以爲深識律法。故尼哥底母卽以律法爲言。其所指之律。或卽出埃及記二十三章一節。申命記一章十六十七節。十九章十五節。彼等一聞此言。無可抵辯。惟強詞以譏之。曰。爾亦來自加利利乎。其意非指地言。蓋指從耶穌之黨耳。又言可考而知。無先知由加利利起。意以爲先知且無。則彌賽亞。又更可知。此言尤謬。昔先知約拿。顯然加利利人。若以利亞。誕生之地。有言屬加利利境者。卽何西及拿翁。亦有謂爲加利利人者。乃因一時暴戾之心。驕矜之氣。竟至相忘。抑或明知其有。亦視耶穌事蹟攷。

卷

第七十七章論禮統耶穌之史返報公局

一頁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堂處置淫婦之事

約翰八章

一二至十

此一事新約古本多有不載者有謂蓋恐婦女見之因以姦淫之事視若甚輕更恐行姦者以爲罪不至死則易於干犯有謂此或約翰口傳後人因並記於書有謂或爲馬太等福音所記悞編於約翰中者觀三節所言士子二字約翰書未嘗再見蓋約翰每稱與耶穌敵者皆曰猶太人亦有謂此當在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八章之後亦有謂當在馬可十二章十七節之後皆欲以難耶穌者大意相同然此卽或非約翰之言惟其所記則爲耶穌實事並非憑空杜撰者且此一事想必在節期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堂處置淫婦之事

夏

之末特記於此其時似亦相宜因屆節期人皆遊宴所以防範稍疏遂致入於誘惑更觀下文五十六節言擬人者似亦有意以指此事卽二十一節及四十六節亦有意相關合上言耶穌往橄欖山卽於此越宿或在客西馬尼園中或在伯大尼鄉中抑卽在山祈禱皆未可知因其時尙當秋令天氣猶未甚寒耶穌自知己身未及受死之日則衆人猶有親就之時故翌日味爽復返至殿教誨上章言衆人此節言庶民者蓋因節期已過往守節者皆歸此則耶路撒冷居民耶穌方欲有言而士子法利賽人適曳婦至蓋於前夜被執者此等士子非如公局长老得有論事之權如果有權必不屑問

耶穌審斷此婦，原有定所，蓋在殿堂。近內門側，間於內外堂之中。當時士子等，特欲以難耶穌，其詭詐之謀，或先事預籌，或臨時起意，所未可知。惟推原其心，固極奸險，亦極殘刻。深幸有此一事，得以坎陷耶穌，遂使此婦爲衆人屬目，百口譏誣，是特加以無窮之辱，則其心之險刻爲何如。且依摩西律法，凡行淫者，姦夫姦婦，厥罪維均，而此獨執其婦，而釋其夫，更足見其心盡屬偏私，全非公正。其問耶穌曰：有婦如此，依摩西律，宜石擊，爾意云何？有謂摩西律法，凡犯姦者，皆得死罪，惟擊以石者，則專言女子，已字未婚，而與人姦者，言故言此婦，或當在此例之中，然觀摩西言，凡犯姦者死，大約皆言石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

三章

擊之刑

見申命記二十一章二十二節

惟猶太人

釋摩西書者，則謂

摩西言得死罪，而不明言，何以死之者，皆指絞死而言。則犯姦淫者，已嫁未嫁，想必無輕重之分，亦有謂已嫁而行淫者，定以石擊之刑，則在以西結之後，觀以西結書十六章三十八至四十節，可知惟耶穌在世時，猶太之俗，淫風最盛，而羅馬法，姦淫之罪，視猶太爲輕，故當時士子等，於此婦之憂懼羞慙，皆所不惜，惟欲以之爲餌，以釣耶穌，若以爲不宜石擊，則礙於律法，而士心離，若以爲必宜石擊，則失於仁慈，而民心解，且以爲當致之死，則於羅馬之法不合，是得罪於羅馬有司，以爲不當致之死，則於猶太之例不符，是得罪於猶太公局，更

或僞爲憐恤之心，使耶穌或偏於情，則徇情而失理，又或僞爲公義之貌，使耶穌或偏於理，則因理而失情，乃耶穌不答，惟鞠躬以指畫地，有謂耶穌之意，以爲審斷之權，自有當路，於我絕無干與，其畫地者，有謂卽書下文所答之言，有謂盡寫彼等平生之罪，意謂皆不然，耶穌蓋以此婦同爲一國，亦同爲拜上帝之人，乃彼等曳之殿堂之內，揚之廣衆之前，不以爲羞，反以爲快，耶穌故鞠躬俯視，使不致自形慚怍，且以示凡人罪惡，上帝莫不鑒察，精微書於典籍，皆無從隱諱，默示錄二十章十二節，卽此意也，又以爲爾等之事，我已周知，爾如必欲我言，則於爾等，良多不便，維時衆人，仍問不已，彼欲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堂處置淫婦之事

五

耶穌爲淫婦審判之司，反令耶穌爲衆人審判之司，彼言律法，欲以難耶穌，反被耶穌難之，以律法，卽申命記十七章七節所言，證人必先擊之之意，故耶穌曰，爾中無罪者，可先石擊之，此罪字，有謂總言罪惡，有謂專指姦淫，意謂耶穌固非概論罪惡，若果一概而論，則人皆有罪，國法不幾廢止乎，然亦非專指姦淫，蓋人但有好色之心，固屬犯淫之罪，卽其行此一事，非由公正之心所發，實由妒忌之心所出，卽此一念，已在罪惡之中，亦有謂舊約書，每以夫婦之道，喻上帝與以色列選民，其後服於羅馬，致廢摩西律法，皆因違背上帝，無異犯姦淫之罪，此所以見棄於上帝之由，可字，不但准其先擊

且命之先擊以明摩西律法，必不當廢，務令正理常存。耶穌復鞠躬畫地，一則置而不顧，令其返躬自問，勿致遍於回答，則多端推諉，一則彼等聞耶穌言羞惡之心，自然發露，故體恤人情，不使更增愧赧，非若曳此犯姦之婦，特揚其惡，使之忍辱蒙羞，絕無顧惜，衆聞言而內自訟，此時深恐耶穌將彼等生平罪惡亦皆說出，故由長至幼，一一皆出，先長而後幼者，有謂年長者，在世既久，則罪惡更多，有謂年長者，歷練畧深，則良心易現，意謂此由年少之人，每多好事，所以其出特遲耳，且此亦以見人皆盡出，無復留存，非特言自長及幼，另有意於其間，遺耶穌在，婦立於前，此二語，非謂耶穌及婦之外，耶穌事蹟攷

卷一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
堂處置淫婦之事

臺

並無他人，惟因訟婦而來者，則皆已去，至此，婦仍不卽去者，蓋以耶穌未經定斷，故不敢擅主以行，婦獨立時，或更俯首零涕，可知其心，悲羞驚悔，百端交集，如親歷石擊之刑，且見耶穌正直嚴明，更恐亦將罪已，耶穌起謂之曰，訟爾者安在，答曰，主無有，耶穌因慰之曰，我亦不罪爾，去勿再犯也，此非就國法言，惟本於彌賽亞之職，彼士子等，逼令耶穌，或從羅馬，或從摩西，惟耶穌自明彌賽亞之職，惟使人知罪悔改，以得上帝恩典，言我罪爾者，非謂此時，其罪已赦，蓋由此而真心悔改，則將來自有得救之時，如此，則高出摩西之上，摩西立法，凡有罪者，皆按其罪，僅能盡理義一邊，若耶穌，則情

兼盡。此段大意，以明國家律法，雖不得不有，然罪人究不能定罪人，惟全善之上帝，爲能操賞罰之權，至公至當。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在殿
堂處置淫婦之事

三三

第七十九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利賽人譏

其自證約翰八章十二節至二十一節

耶穌言此正當早朝與上訟淫婦事大約同時猶太人張幕節例於殿堂內懸燈二架夜則燃之惟猶太書有謂燃此燈者止在節期第二夜有謂節期之內每夜皆燃懸燈之架高八丈有奇植於婦女拜上帝所堂陛之間燈既燃則有利未人分班排列階級上下更唱迭和詩篇百二十至百三十四篇歌時衆從燈下循環舞蹈凡此之意皆以記出埃及時上帝特現景雲日以障蔽炎烈夜則照耀光明亦寓將來郇山必有大光以照萬民之意撒加利亞書十四章七節殆卽此意觀下文二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九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利賽人譏其自證

喜壽

十節言耶穌教誨庫前言此其庫卽在婦女之堂可知耶穌言時必近燈架左右約翰記此或亦以明卽燈爲喻之意有謂耶穌言此想必在節期中因適見人預備燃燈之事故借以爲言約翰彙記數事原無後先次第之分也意謂不然活水之喻旣言於注水之禮止息之時則燃燈之事正完耶穌此言更足令人驚聽然則此一日想必卽大日之明日爲時尚早燈猶未燼因見日從橄欖山出適照殿堂故燈光盡失此正以喻猶太教將極衰微之意紅日東升容光必照此正以喻耶穌教將極顯著之意耶穌自言我乃世之光以見與燈光相較則霄壤懸殊與日光相較則庶乎其近猶太教如燈

之光。惟猶太人爲歡欣忭舞。耶穌教如日之光。普天下人皆歡欣忭舞。燈之光。僅及一邑。日之光。遍及萬邦。此世字。與約翰六章五十一節。世字相同。猶太人每欲耶穌。獨私其恩。惟耶穌所言。則愈廣大。以賽亞書四十二章六節。六十章。一二三節。皆借日光。以言彌賽亞。倘猶太人聞耶穌此言。豁然醒悟。卽知彌賽亞實自加利利出。且以賽亞書九章一二節。亦言大光。自加利利出。又四十九章六節。更言彌賽亞之光。不惟及以色列。將並及異邦人。耶穌言此。非特意駁法利賽人。無先知自加利利起之言。惟能知異邦之人。亦蒙上帝選。則必憶及先知書。自知所言之謬。從我者。此就行爲上言。比上章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九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利賽人譏其自證

臺

三十八節言信我者。更深一層。行於暗者。有謂卽指上文。有婦行淫之類。而言。惟旣得生之光。自不行此暗昧之事。言得者。非如以色列人在曠野時。有光外引。此則自內而得。且不但有光照於外。實有光在其心。生字。非言世入生命。蓋光由上帝自然生活之性體而出。亦引人歸於上帝。同得永生。故口生之光。約翰一章四五節。卽發明此意。法利賽人聞耶穌言。譏其自證。因卽去年。逾越節。耶穌所自言者。以駁耶穌。約翰五章三十一節言證不真者。非謂所言虛假。第謂無足取信於人。故耶穌申言。已與天父相通之意。以明之。故有謂昔言自證不真者。蓋因猶太人頑梗。故特爲謙讓之詞。此則以己身分而論。

意謂非也。前後兩意實本相同，皆以明我若離父，則自證不真，我實在父，則自證必真。蓋我常在父，以爲父證，父亦常在我，以爲我證，故父與我實二而一。約翰十四章十節，卽此意也。十四節言我所以自明爲世之光，蓋惟我所獨知者，故我不得不言，由我出於父，亦歸於父，故我自知，非爾等蒙昧者所能知。十五節言爾之擬我，實屬躁妄，惟我現在，必不擬人。十六節言我若擬人，所擬必真，因我與父合而爲一。十七節言我合於父，則我之所證，亦父之所證，如此，卽與摩西作證之例，實相符合。十四節此雖字，非設想之詞，實言自證之足信。約翰第五章二十三節以下，耶穌曾言古今賢聖皆有證我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八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和實人談其自證 冥

之言，然其所以證者，皆自默示而知，然則實由父之與我，有先自證，此與約翰一章九節所言真光者，臨照萬民之意相同，蓋不獨於臨世之後，且並照於臨世之先。古昔先知，無非得真光之照，故真理不得不明，猶真光不得不照，惟真光必先自照，然後照及萬物，如謂真理不能自證，若自證者，則非真理，猶謂真光不能自照，若自照者，則非真光，可乎？我之自證，由我自知，然亦惟我自知，故不得不自證也。何來何去，此不獨指所遣之事言，蓋論耶穌性體聖經每言上帝乃光，耶穌知由父出，亦歸於父，以得光榮，故自稱爲世之光，實無可議。十一節，擬字，原文爲審字，貌字，原文爲肉字，與上章二十

四節貌字不同，內兼兩意。一言就耶穌血肉之身，以爲定論。一言本自己血氣之情，以相測度。惟我不然，猶言我不審人。蓋我因救世而來，非因罪世而來。然耶穌平日，每言父不審判，悉以審判委子，非與此言極相反乎。故有謂此就審判上言，言非若爾等，惟以貌審人，有謂此實指當時詆毀耶穌者言，言爾現在，雖極詆毀我，惟我不以惡報惡，爾將來必有本心發出，我就爾本心，以爲定斷。有謂此就耶穌一身而言，言離於天父，卽不審人。有謂此就耶穌之心言，言我之心，非樂定人之罪。如今日之法利賽人，故人後來受審，由自棄於光，是罪由己定。有謂此就彌賽亞之職言，言降生爲救主，故此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七十九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利賽人譏其自證。

五

時皆不罪人。太約後兩意，似爲更合，亦寓行淫之婦及士子等，所以皆不知罪之意。十六節，此合上文兩節言。十四節言自知由天父來，亦歸於天父，故具真理。十五節言，惟以救世，非以罪世，故存仁愛。惟其心中，眞理仁愛二者兼備，故其審人者必眞，自能合於天父，亦惟本眞理仁愛以審人，則審人者實卽天父。耶穌不過傳天父之旨，苟字之意，有謂言耶穌非故爲審人，因有眞理之光，自能知人向背，人惟自棄眞理，故雖受審實與自審無殊，亦有謂言耶穌之心，本不欲審人，惟有時審人者，實出於不得已，惟其常不離於眞理仁愛，故常得天父同在。十七十八節，耶穌爲上帝子，自能正明天

理原不必依人規矩，以求證據。摩西律法，證以二人爲眞，此特因人罪惡而設，由人心有假僞，故必證以二人。惟耶穌言此，以明我之自證，證已極眞，爾以爲未眞者，蓋謂未合作證之例耳。然我既非獨在，則我自證者，與摩西之律，亦正相符。言爾律者，有謂此作書者，極言猶太教與耶穌教實大相反，故言爾律以別之，意謂不然。耶穌之意，一因上文，法利賽人特舉律法，以難耶穌，故耶穌以爲爾言律，我卽以爾律言之。一因法利賽人皆因惡俗，致輕律法之本，而重律法之末，所以當時律法徒具虛名，故耶穌特言爾律，以警惕之。然爾旣以律法爲憑，則我爲我證，亦父爲我證，卽與摩西證以二人之耶穌事蹟攷。

卷一

第七十九章論耶穌自言爲世之光，法利賽人譏其自證。

律亦未嘗相悖。

十九節，爾父安在，此一父字，有謂指

約瑟言，蓋有譏耶穌誕生詭異之心，然彼等常聞耶穌稱上帝爲父，則未必乖謬至此，故不曰孰爲爾父，而曰爾父安在者，蓋以見旣稱上帝爲父，而何以獨不爲爾顯現於人，其眞據無從而見，惟彼旣存惡心，以譏耶穌，所以耶穌推原其本，以指其非，故曰，我與父，爾皆不識，識我卽識父。二十節，約翰記庫前言此，以見當時耶穌近在燈架之旁，故自言爲世眞光，有目前指點之意，亦以見庫前之地，往來最衆，欲執耶穌更易，惟時未至，故亦無敢執之云。

此與上文數節想必同日之語，惟相隔或一二時，當時聽者或亦多同此衆，耶穌知節期一過，不但己身將與殿堂永別，且見猶太人愈聞教訓，愈生忿恨，更知其心與己之心相去日遠，故耶穌之言愈久而愈烈，此故先推其罪惡之原，由於屬下，繼言其罪惡已滿，必至滅亡，終許信者以得永生。二十一節耶穌又曰：此句原文先有故字，蓋承上文，仍無敢執耶穌者，故得再言，特記又字，明與上文畧有間斷之意，此一節多覆述七章三十四節之言，惟前言爾將尋我不遇，此更言爾將求我，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稟

而必死於爾罪，則所言更重，意亦更深，觀此可知上章尋字，非言尋之，欲以加害，特言尋之，欲求拯救，死於罪者，言罪未得救贖，則身在罪中，如蠶在繭，終爲罪惡糾纏，以西結書三章十九節，十八章二十六節，嘗有言之，言死於罪，與因罪而死不同，如昔日耶穌被害時，同懸二盜，皆因罪而死，惟一則終能痛悔，一則終於橫逆，是二人皆死，惟此不信主者，爲終死於罪也，言爾罪者，有謂如當日訟淫婦者，聞耶穌言，皆自知己罪，故一時俱出，此卽指其所自知者言，言爾終不信我，則必死於爾罪之中，我往之所，爾不得至，非言欲尋耶穌拯救，而不可得，蓋言罪惡未脫，則我所至者，爾雖欲至，終有不能

二十二節。約翰七章所記猶太人譏耶穌欲行其教於異邦人。此明知耶穌之意而故爲毀謗之言。至此復聞耶穌言我往之所固知所言者必爲去世之時。惟言去世而能自主其權則必自戕而可故更以自戕之語譏之。耶穌昔言猶太人何爲欲殺我茲故言此意謂爾或有自戕之念我則無欲殺之心自戕之事猶太人以爲罪惡之尤者故皆深惡之。約色腓書有言凡自戕者其靈魂必在地獄且至黑暗之中可知猶太人以此譏耶穌最爲褻瀆以爲爾若自戕則必居於幽暗我等爲亞伯拉罕裔皆虔敬拜上帝者則爾之所在我等必不相從乃不料後來耶路撒冷城爲羅馬兵所困因遭患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三

難以至自戕者竟有多人也。二十三節猶太人之心則愈忿怒耶穌之言則愈顯明前此尙有隱詞至此直言不諱由天者凡事屬天故歸於天由地者凡事屬地故歸於地有謂上以天言則下以地言正爲相對故言地上與言世上意亦相同意謂非也言上者以天上言言下者當以地下言更言此世者蓋以目前淺近者言之况言世俗之君卽爲陰府之君則此世字亦可指陰府言意更相合蓋有時言屬地者非必盡罪惡之人觀約翰三章三十一節施洗約翰亦嘗自言由地則屬地於此可知又觀詩篇六十三篇九節以弗所四章九節言地下言下土皆指陰府言更可知言上者爲天上言

下者非必爲地上，蓋天堂與地獄，正爲相對而言也。更觀下文四十四節，耶穌明言，爾所自出爲魔鬼，而況下節所言，爾必死於爾罪，此句之意，已含蓄本節之中，則知此下字，必指地獄無疑。歸於地獄，由其先屬於地獄，故此數語，卽以發明上節，必死於爾罪一言。惟耶穌言此實由彼等立心行事，確有可憑，非妄加譴責，故所言之者，皆循正理，若猶太人，則惟徇己意，故有時未能領會，人言不自咎其愚蒙，徒以惡言詆毀，可見與耶穌相去情形實有天堂地獄之別。天堂地獄，中隔深淵，不得相通，惟彼等行爲與耶穌行爲，不啻霄壤，則彼此之心，亦相隔深淵，故於耶穌雖至淺近之言，亦竟不悟其旨。苟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三十一

無信德，以爲津梁，則永相隔絕，而耶穌所往，終不能至也。爾屬此世，此兩語更卽目前之據而言，我屬上，此一句專言耶穌，我不屬此世，此一句可兼括門徒。觀約翰十五章十九節，十七章，四十六節，可知耶穌之意，亦以見此世之類風靡俗，爾則固所樂從，我實不能久耐，亦有意指譏耶穌者言，言我必無自戕之理，惟爾戀慕此世之福，而仍不知悔改，則必終於失望，是自投地獄之中，實與自戕無異。二十四節，耶穌再述上文，必死於爾罪一語，可見極能忍耐蒙昧之人，故反覆言之，使之醒悟，然非徒反覆此語，更有深意，在於其間。希利尼文法，凡着力之字，必先言之，故上節此句於爾罪三字

着力此節此句一死字着力上句罪字合而言之此句
罪字分而言之更以做猶太人使其知其罪之多不信我
之爲我此推其所以死於罪之原可見死於罪者由其
遠棄救主非有上帝定命耶穌由天降臨必有永生以
施於人惟其遠棄永生之主故必不能得救此與馬可
十六章十六節意正相同不信我之爲我下一我字原
文本無惟耶穌所指之意有謂指彌賽亞之職言然猶
太人言彌賽亞者每涉偏私故耶穌亦常諱避有謂卽
指上文活水眞光之類言有謂指救世主之職言有謂
指自有而恒有卽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之意言意謂
此言不信者必終失敗故當指救主之職惟自有而恒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三三三

有此意亦括其中二十五節衆人欲得耶穌明言其
職故曰爾爲誰此蓋有極忿恨之心然彼等雖欲逼耶
穌而耶穌終不明言惟其所答則有奧義存於其間故
曰我昔言之矣此一語原文之意頗難洞悉惟逐字繙
譯猶謂始我所與爾言有謂此耶穌覆問衆人之詞言
爾欲聞我昔日所言則我已言之此說非也蓋卽以答
衆人所問之意昔字原文爲始字所言始者有謂卽指
上文耶穌之言有謂指活水眞光之理意謂能明所言
之理卽能知我之眞有謂更不止此卽耶穌出身傳道
之始已有自明已職之言故所該更廣有謂此始字猶
首要之謂蓋就耶穌本身之據言言首要之據足以知

我者則爲我之教訓有謂就耶穌之性體言觀出埃及記所言則知推求上帝奧妙實無可名故惟稱自有者耶穌與上帝相同惟其性體常發露於教訓之中故其意謂爾勿以爲得我之名卽能識我惟我之性體必循我之教訓而知非一言可盡上帝自有之理卽自我言而顯蓋我卽上帝道此如約翰一章一二節之言惟耶穌此意尙未明言盡含蓄於此一語之內二十六節上節之意言必先聽耶穌教訓然後能知耶穌身分然所以教訓者又必先責其罪使知悔改乃能立信救主之心惟其罪惡爲眞理所照鑒察無遺則愈識耶穌爲眞光之據多端二字有謂就耶穌言言彼等異端耶穌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三三

大父 二十七節衆人常聞耶穌自言天父所遣，乃猶謂不知所指，非甚奇乎？故有謂此初就耶穌者，或未知然。觀耶穌每有覆述前言，則知衆人必曾共聽，非皆初至之人。約翰言此，其意非謂衆人不知所言，實指天父。蓋未知耶穌爲上帝子，故未知上帝爲耶穌父耳，亦以見此時猶或不知其後自必知之。預伏下節之意。

二十八九節舉字，一言舉於十字架中，爾曹二字亦指譏耶穌自戕者，言非我自戕，實由爾之戕我。人子二字蓋推輕棄耶穌之故，實因其卑賤之由。言舉者，又指耶穌死後，卽遠近傳揚，如舉以示人之意，亦以見猶太人雖釘耶穌究竟非能加害，實卽舉而加於上位，及舉於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三十五

十字架時，卽其情形已足感動人心，使人皆知實有不求榮己之意，則愈信其所自言，至真至確，且上帝使之復生，亦令人知耶穌真據。耶穌得榮，固因受死，聖神降臨，亦因耶穌受死，卽後來耶路撒冷城滅亡，上帝特爲報惡，亦因耶穌受死。凡此皆令人知所以舉耶穌者，遣我者偕我，此一句有謂當屬上節，必知二字宜貫至此一語，必知我之爲我，必知我循父言，必知父之偕我，合此三意，蓋總括上文之意而言。知字兼先後言，有知之先者，尙及時悔改，惟知之後者，則自悔已遲，父不遺我獨立，此言自始至終，莫不皆然。雖耶穌受死之時，在衆人固棄之如遺，卽門徒亦奔走四散，惟天父獨不然，此

不特於耶穌一生，卽至後來，門徒藉耶穌名，傳道四方，天父亦常顯其能力，以爲保護，故耶穌所在，卽天父所在。惟父不遺我，則必令人知我，故此一句，爲上數句基址，以我常行父所悅，此一句，又爲上句基址，由我常行父悅，所以父常偕我，亦由父常偕我，故必令人知我也。如或稍有私心，卽與天父隔絕，觀此，可見耶穌心中，實無一毫，可以自責之事，此蓋有意，接續上文，二十一節，二十四節，而言，以明爾之所以不能往者，由爾與我之心，相去甚遠，亦有意注及下文，四十六節，爾中誰責我以誑之言，所以耶穌言此，語極莊重，觀以西結書，七章四節，十一章，十節，十二章，二十節，可知與此數節，上帝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章論耶穌言猶太人終死於罪

頁一

之言相同，蓋因常依賴上帝，以爲基址，於是衆聞此言，多有信者。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

奴約翰八章三十一至五十九節

此一段有謂接續上文相連並及有謂此爲能立信心者發似非同日之言亦有謂當時猶太人有聞耶穌教訓卽立信心者耶穌亦卽知之故特加勸勉然此等信者雖極易信亦極易遷仍須畧俟數時心中方能決斷可知此與上文一段定不相同觀此等人信德雖未甚深然能因教訓之言而信非徒因異蹟而信較約翰二章二十三節七章三十一節所託信耶穌者尙加一等推其信心亦頗真摯與虛僞者不同否則耶穌必不輕許惜乎根蒂淺薄最易遷移卽如耶穌昔日播種之言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三

磽地之喻其殆此乎惟於其中仍有差等之分約翰特記猶太信者有謂蓋推其立信初心實以耶穌爲彌賽亞必能助猶太人脫於羅馬之權有謂非也特因其心以爲上帝選擇耶穌將以振興猶太國故聞耶穌爾曹舉人子之言因私心測度以爲人必先極推崇而後耶穌肯自認爲彌賽亞且言父不遺我獨立此必天父常有默示其心使知將來出身必能盡如其意然此說終屬勉強蓋耶穌所言者非以治理世人特以教誨世人則聞其言而信者未必至錯會其旨故雖有望振興猶太之心惟現在所信者則惟奉之爲師以沾教益然耶穌雖有多人尊仰猶不卽與爲徒必先以言激動使不

者遷移愈速而真信者根蒂愈深凡人若有私心以求榮已則但有人尊仰卽極欣然惟耶穌雖信從者似甚真誠猶必多方試煉一如以箕篩物精粗立見此信者其信心之中仍不免誘惑所以耶穌必先去其誘惑自三十一節至三十七節耶穌發明以色列人仍爲罪惡之奴自三十七節至四十七節更發明彼等行爲本於魔鬼自四十八節至五十一節衆聞其言愈加毀謗且逼令自陳故耶穌自言有權以滅死亡自五十四節至五十九節更自言未有亞伯拉罕已已先在

第一層言以色列人皆屬罪惡之奴

三十一至三十七節

二節猶太人之心常欲以權力脫羅馬之軛耶穌特曉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稟

之使知以真理脫罪惡之軛言所以束縛爾者究非羅馬實爲罪惡爾存我道此句原文先有若字此鼓勵之詞言我道極嚴聞者必將遠棄有特爲驚醒使之預備之意爾字亦甚着力言我之道必有多人毀謗則傳我道者亦難免於人言然爾自爲爾果能堅爾信心自不爲人言所惑存字原文爲居字言常居我道之中永無遷徙居而曰常者以見能常居者蓋本極難內而心中多端嫌避外而世間多端窘逐交相逼挾皆能令爾遷移惟必先已入門然後得言居處耶穌言此足見此之信者其信德亦甚真故已得門而入有謂不然凡人本心所存卽有耶穌道之基址故雖假僞者亦未盡無意

謂信德雖至極微，惟必有此根原，然後得耶穌，加恩培植。若謂本心所存，盡人皆有，則信者與不信者，無從辨別。人之心，能常存於道，卽常居於道。道與心，自相感通。心通於道，道卽感於心。如希伯來書四章二節所言，聞而不信者，其心不與福音相通。福音之益，亦必不及卽此意也。此道字與上文言字教字不同，言與教皆見於外者，此爲畧淺。道則蘊於心者，此爲畧深。至約翰十五章七節所言，若爾在我，則心與耶穌合而爲一。此又更深。惟此道字亦有九，能使其心，得與耶穌之心，日益親切。若約翰二書九節道字，當譯教字，恆守卽勿失所傳之意，惟必聽耶穌言，然後得從其教，以至於道。而心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三

在耶穌，是其發端，則自言始。此一節較上章十七節，基址更深。工夫更深，故功效亦更深。上言肯遵上帝旨，故於耶穌之道，僅能真知。惟此常居於道，則不但知之極真，且行之極力。故常爲真信徒，則於斯道，愈久而愈固，亦愈積而愈多。誠我徒也。此一誠字，以明彼等信者，信德甚淺，一遇毀謗，卽致動搖。信心頓失，惟果能常居於道之中，則根柢自堅，故得真爲我徒。其心亦不至游移無定。將字有謂，蓋指五旬節，真理之神降臨，卽以真理默示人心。真理卽道，惟能知之既真，故曰真理。真理卽在耶穌之身，故上達於上帝，下達於世人。罪惡有權，以細束世人，皆由誘惑所致。惟得真理之光，照澈人心，則

誘惑盡解，而罪惡無權，羅馬著書者，有謂愚昧不學者，心如僕之困苦，博學者，心如主之優游，此可推廣而言。以明耶穌真理，此言真理釋爾，下言若子釋爾，可見總歸耶穌身上，愈言愈切，釋爾者，一則爾爲罪惡所繫，則繫爾者，皆負惡之由，能識真理，卽去罪惡之重負，二則爾爲律法所拘，則雖服從，實由強致，能識真理，則自然遵守上帝律法，心中自覺泰然，且平日，每爲祭司長老等，多所拘制，能識真理，則心有所主，毫無拘制，識字就內心言，非自外至，如真餅之食人，活水之飲人，惟真理釋爾，真理爲因，釋則爲果，第言因果，猶有先後，而此絕無先後之分，三十三節，此衆字，原文所無，此曰字，有謂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喬不在真理卽罪惡之奴

猶太人中，非盡信者，此必不信者之言，有謂非也，上文之言，專語信者，此節所答，特駁上文之意，知爲信者之言，蓋其信德，本極輕微，且常有自大之心，伏於胸中，故一時發露，亦有謂初答耶穌者，必爲未信之人，其後信者，心中蒙昧，亦以爲然，故因而附和之，惟觀此節語氣，實與上節相承，可知必爲信者所語，蓋同在信者之中，亦有淺深之別，此則信之最淺者也，觀其所答於耶穌真理之言，全未領會，惟專指一釋字，以駁耶穌，故曰，我儕亞伯拉罕裔，從未爲人奴，然猶太人，一則被虜於埃及，再則被虜於巴庇倫，卽當其時，猶服於羅馬，乃謂從未爲人奴，非徒自誇張乎，故有謂彼等所言，已會耶穌

之旨，知其言釋爾者，實指靈魂，故以爲我等，皆上帝選民，自亞伯拉罕，得上帝大恩，傳至於今，靈魂必無囚困之苦，何俟爾釋我之言，則推其心，惟欲耶穌，以彌賽亞之權，脫羅馬之軛耳，然此意極精微，或非意想所及，有謂此就內心言，言我等之心，不爲羅馬所拘，仍守亞伯拉罕之道，故不以羅馬習俗，變我國遺規，然曰未爲人奴，則實言人，而非言事，有謂此以肉身言，猶太之例，每值禧年，奴僕去留，皆得自主，無終身爲奴者，亦無世代爲奴者，然此裔字，總括而言，則無論言靈魂，言肉身，皆非逐人而論，更有謂此蓋以今較古言，昔日服於埃及，服於巴庇倫，備極羈縻之苦，惟此時雖服於羅馬，實無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壹

力役之勞，然此裔字，無分古今，况猶太人之心，常忿恨羅馬，則所言未必若是之輕，實自以爲上帝所主之國，故受恩惟獨厚，視他國亦獨尊，且以爲昔日亞伯拉罕，曾得上帝應許之言，將有列國之王，由其裔出，卽天下萬國，亦藉其裔，得以蒙庥，此見於創世記十七章六節，二十二章十七十八節者，如此，則亞伯拉罕裔，實爲人主，必非爲人奴矣，所以其書有言，雖猶太至卑工匠，亦等於異國君侯也，此與馬太三章九節，意見相同，皆自恃爲亞伯拉罕子孫，無須專心悔改，卽受上帝恩典，故得自由，無所拘制，三十四節，此節言犯罪者，則皆爲罪之奴，故下節言惟亞伯拉罕真子，亦上帝真子，則非

奴此犯字，非必常犯，但一有所犯，卽得而奴之，凡爲奴者，皆非樂從，多由強致，人犯罪者，其本心之明，亦爲情欲所蔽，故能強奪其權，舊約書中，多有此意，觀列王上紀二十一章，二十節及二十五節，皆言惟惡是務，原文之意，猶謂自鬻其身，以爲惡役，又觀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七節，四十九章二十四節，意亦相同，卽羅馬人亦有言，逸樂溺於情慾，勞苦甚於奴僕，又言，行爲不能自主，卽與奴僕等類，又言，爲主僕之通稱，卽善惡之別名，惟此則以溺於罪惡而言，若耶穌所言，一有犯罪，是卽其奴，尤爲切要，且更表明，人之犯罪者，非無本心之存，惜其本心，已爲罪所縛束，與羅馬十六章十六至十八節，大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臺

意相同，保羅當日雖未見約翰書，惟耶穌此言，或得自傳聞，故本此意而發，罪之奴，此罪字，古之新約書，或有不載者，三十五節上節，言罪惡之奴，此節言上帝之奴，以至上帝之子，言爾自稱亞伯拉罕裔，信如爾言，則與上帝有相關涉，得居上帝之家，惟同居上帝之家，亦有奴有子之異，爾不能樂心遵守上帝律法，則終屬於奴，觀浪子悔改之喻，其長子謂父曰，我事爾有年，是其心實無愛父之心，徒盡服勞之事，故雖爲子，亦且如奴，而況猶太人，不以真誠事上帝，則如奴之事主，終屬勉強，非如子之事父，出於自然，耶穌言此，或亦有意，指創世記二十一章十節所言，婢之與子，皆爲亞伯拉罕所

逐以明猶太人。雖亞伯拉罕裔得爲上帝家人。然罪惡
滋深。終當見逐。加拉太四章二十二節以下。或亦本耶
穌之意。以相發明。若婦之子。則爲耶穌表影。若婢之子。
則爲猶太人表影。而子有常。此句。雖一槩而言。惟亦自
指己身。預及下節之意。更有意指詩篇二十三篇六節
所言。大闢常有孝事上帝之心。故得常居上帝之室。且
言遊於陰翳。借喻受死情形。又言沐我以膏。是皆耶穌
之預表。故特以警猶太人。勿自恃爲上帝所主之國。雖
在上帝之家。尙爲其奴。而非其子。乃事罪惡爲主。則尤
不義之奴。將終爲其奴。且不可得。況欲爲其子。又更可
知。三十六節。凡爲奴者。不能自釋。亦不能釋他奴。惟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即罪惡之奴

臺

必子得父權者。然後能釋。上帝之家。惟一長子。則爲耶
穌。故盡得天父之權。古昔希利尼國。有子得操權。立人
於家。爲義兄弟者。故有謂耶穌或借此而言。然此例。猶
太人未必盡知。竊意耶穌實言中保之職。上帝旣與以
權。使爲中保。必與以權。使得釋人。更與以權。使人得爲
上帝義子。此一釋字。能令有力。得脫他主之權。卽不爲
罪惡所制之意。亦有功勞使人常在天父之家。安居樂
業。耶穌之道。卽釋放之契券。如或契券不存。則無實據。
以免後來見逐之報應。則誠釋爾。此句原文。爲後誠釋
爾。蓋旣得子釋。卽能自主。言後者。以明後則是。而今則
非。言誠者。以明後則真。而今則僞。

第二層言彼等行爲實出於魔鬼三十七至四十七節上一層耶

蘇既駁猶太人從未爲人奴之言此一層復駁彼等自誇爲亞伯拉罕之裔然此一語耶穌亦未以爲非故昔亞伯拉罕蒙上帝約至於後裔皆得爲上帝家人乃猶太人則居上帝之家而謀上帝之子是其身由亞伯拉罕所出而其心與亞伯拉罕迥殊也推其惡耶穌之故則以耶穌指責其罪之由我道不存爾心原文本言我道無從執持爾心有謂此指上文初信者言言我之道不根於爾心故無從獲益此存字希利尼文每以言水之順流矢之直發樹之滋長與夫權子母者本之生息於此可以領會存字之意彼等因耶穌之道不容於心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之裔不存真理即罪惡之奴

所以惡之深而殺之決故欲殺我此一句總言猶太人亦以見初信者根柢未深無道之萌孽生長於心中則其惡心卽與衆同故特爲警醒勿致亦入誘惑三十八節此以發明上節之意由爾心與道違故欲殺我爾自知之我亦知之推原其故則由根本各有不同爾雖自誇爲亞伯拉罕裔惟根本既不同則結果亦有別凡事皆有無形之根本若人一言一動或善或惡更有生活之根本所以童時習見父行及其長也自必效尤爾心常與魔鬼相親故行爲合於魔鬼我心常與天父相親故行爲合於天父是皆效法於父無如父各不同故我常證明真理爾常毀謗真理所以欲殺我也有謂我

所見於我父卽言之，此就耶穌未降世時言，然觀下句，爾所見於父卽行之，此言彼等在世爲魔鬼誘惑，故心與相通，上下兩句，正對而言，則亦當就耶穌在世而論，惟耶穌在世，心與上帝感通，與在天時，實相接續，下句見字，原文本爲聞字，惟得於所聞，則或有間斷，上言見者，以明耶穌效法天父，蓋由目所常見者，故恆印於心，下言聞者，以明彼等，效法魔鬼，雖非耳所常聞者，亦樂於信從，三十九節，上節，耶穌之意，以彼等行爲，本於魔鬼，尙未明言，合其自悟，乃猶太人，復固執前言，曰，亞伯拉罕，我父也，其意蓋謂，爾言爾父，我不知其誰何，惟言我父，則實爲亞伯拉罕，然既以爲父，是卽其子矣，故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二

耶穌更發明，爾得爲亞伯拉罕裔，而不得爲亞伯拉罕子，將裔字子字，特爲辨別，蓋行爲必與父同，然後得謂之子，亞伯拉罕，與上帝甚相親，同爲一心，則其子，必與上帝之子，亦甚相親，同爲一心，否則必非其子，觀創世記，十二章，二十二章，可知亞伯拉罕，能極虛心，遵守上帝教命，又觀十四章，十八章，可知上帝，所遣之人，亞伯拉罕，接待甚恭，視之甚重，乃爾等既已逆上帝之旨，復欲殺所遣之人，則與亞伯拉罕，相去，奚啻霄壤，是爾肉身，雖爲亞伯拉罕裔，而爾行爲，實非亞伯拉罕子也，蓋不能步武前徽，安得繼承宗緒，其心不與先祖絕乎，四十四一節，今我以所聞上帝真理傳爾，此我字原

文爲人字，耶穌意雖自指，而口則言人，一則甘犯殺人
之罪，二則所欲殺者，因傳真理之人，則殺之最枉，三則
所傳真理，乃聞於上帝者，則殺之尤枉，如此，則與亞伯
拉罕有三不同，凡人每於真理，不能遵守，則必惡真理，
並及言真理之人，若亞伯拉罕，則異於是，是則非以亞
伯拉罕爲法，實以爾父爲法也。上文三十八節，與此相
同，皆未明言魔鬼，特欲使之返求於心，至此時，於耶穌
之言，已畧悟其內意，非言肉身之父，故又卽上帝爲父
之言，以駁耶穌曰：我儕非由淫而生，我儕有一父，卽上
帝也，言非由淫生者，有謂此特憤激之詞，以明我等，實
爲亞伯拉罕適裔，皆本上帝而來，則同爲一父，亦無爾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真

我之分，然彼自謂亞伯拉罕裔，耶穌未嘗不以爲然，則
似無須再辨，有謂此蓋自明，爲亞伯拉罕裔，實婦之子，
非婢之子，然上帝當日，旣容猶太人立妾，則未必由
庶所出者，謂由淫而生，推原其意，蓋以撒馬利亞人，有
妾異邦婦而生子者，卽猶太人，間亦有之，故每言此等，
半屬上帝，半屬魔鬼，或卽本此而言，以明我等專自上
帝而來，非如異邦婦生者，種類錯雜，觀以賽亞書六十
三章，十六節，六十四章，八節，可見猶太人，實以上帝，爲
一國之父，又觀出埃及記，三十四章，十六節，以賽亞書，
一章，二十一節，以西結書，十六章，十五節，可見遠離上
帝，卽與淫亂無殊，故以爲我等，常奉事上帝，則爲亞伯

拉罕裔亦爲上帝子論肉身論行爲皆合於亞伯拉罕實非異種之人是則我等固同一父卽爾與我亦同一父也所以下文耶穌所答之言分爲兩層第一層表明彼等實屬魔鬼四十二節言爾若上帝子則必愛上帝子四十三節言爾不明我言因爲魔鬼之子四十四節言魔鬼之子故行魔鬼所喜之事第二層表明彼等不屬上帝四十五至四十七節言爾屬上帝則必聽上帝言我言上帝真理而爾不信則必不屬上帝四十二節上數節猶太人自稱爲亞伯拉罕子故耶穌謂必動作云爲與亞伯拉罕相合然後得爲亞伯拉罕子此數節猶太人復自稱爲上帝子故耶穌謂必立心行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與上帝相合然後得爲上帝子所以駁猶太人者大意相同上言爾非亞伯拉罕子故欲殺我此言爾若上帝子則必愛我上言不存我道此言不明我言道與言畧有分別道則會於心者言則聆於耳者尤爲切近凡同一家必明一家之言凡同一國必明一國之言不明我言何歟不聽我道故也不聽原文言不能聽所以不能者則由魔鬼縈擾其心已含蓄下文之意四十四節彼等多行不義猶自以爲上帝之子若不直指其非則上帝之名並將污渥所以耶穌不得不明言彼等本原實自魔鬼而出上文旣已發明非亞伯拉罕子非上帝子至此更發明爲魔鬼子則因其心以魔鬼爲主之由

此爾字甚着力。言爾以亞伯拉罕爲父，以上帝爲父，皆非爾之真。爾所自出，實爲魔鬼。爾父所喜者，爾欲行之。是以魔鬼爲主，故以其心爲心。此喜字，不僅指一事言。凡詭謀殺害，忿恨真理等事，皆盡包括。此欲字，有兩意。一見殺害耶穌，實由心之所欲，立意極堅。一見凡有惡事，雖由魔鬼誘惑，然必爾所欲爲。權由自主，爾之所欲者，與魔鬼所喜者，盡相符合。則既同其好，惡自必同其性體。非所自出而何。彼自始爲殺人者，有謂此言魔鬼誘惑亞當犯罪，欲殺其身，並殺其魂。然上文耶穌言，欲殺我者，是欲殺其身。則昔日亞當無殺身之事，故有謂此言魔鬼誘惑該隱，致殺其弟。約翰一書三章十二節，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即罪惡之奴

夏

所言與此相同，且明言該隱事以證之。然觀耶穌所言，始爲殺人，則非自該隱始。意謂耶穌之意，雖以該隱指猶太人，而以亞伯隱喻自己。惟推原其始，則由魔鬼誘惑亞當殺機已伏。至該隱而始萌。是殺人之果，結於該隱，而殺人之根，種於亞當也。獨是魔鬼特欲殺人，必先誑人。觀創世記三章一至五節，可知不存真理。此兩句推原所以誘惑之由，與猶太書六節同意。不存真理，此蓋其常。不僅一時一事。魔鬼言誑，本於性生。由其性無真理，所以出於自然。心存真理，則發現者，必皆真理。心存誑妄，則發現者，必皆誑妄。不但自爲誑妄，且爲誑妄之父。凡誑者，皆其所生。及誑者之父也。此一句，本文言

魔鬼爲誑者父。又有一說，誑者二字，指魔鬼言，更言魔鬼之父。昔巴西國曾言上帝有二，一善一惡，皆自然而有者，故有謂其一惡者，卽魔鬼所自出，亦有謂上帝未造天地，特生一創造天地者，於其先，魔鬼由其所出。然一說，究屬未當。然此蓋上文三十八節之言，猶太人毀謗真理，謀殺耶穌，乃耶穌於此辯論，旣明，猶不直斥曰：魔鬼之子，惟指魔鬼曰：誑者之父，可見耶穌尙留有餘不盡之情，使之聞而自悟。四十五六節，我告爾真理，此一句，與魔鬼誑言，正相抵敵。爾不信者，足見魔鬼之誑，盡蒙蔽其聰明，故真理之言，極逆於耳。由誑妄之根，牢固於心，所以爲耶穌仇，則必爲魔鬼子。爾中誰責我以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夏

誑乎。此誑字，猶差失之謂。有謂此論耶穌所言之理，有謂此論耶穌所行之事，凡惡則與誑妄相合，善則與真理相合，自然不能相離。耶穌無疵可議，猶且任人指摘其非，足見其心謙遜，然人不能摘其疵，猶未爲無罪惡之據。惟能使人摘其疵，則必問心無愧，斯真爲無罪惡之據。耶穌旣以此語問猶太人，因停頓片時，而皆無所答。惟旣不能責人，則使之返己自責，故以爲不能信我之言，自當指我之失，不能指我之失，自當信我之言。何我以真理告爾，爾不信耶。四十七節，上節耶穌一問，而不能答，則再卽其不信之故，以問之，使返求諸心。及耶穌再問，亦不能答，故此節復推其不信之由，以明之。亦

以總結上文，明其非上帝子之意。約翰一書四章六節，卽本此節而言。

第三層，耶穌自言有敵死亡之權。四十八至四十八節

衆聞耶穌上節之言，心中忿怒，故極口詆毀。此非初信

耶穌者，亦與上文衆字不同，故約翰特記猶太人。然耶

穌無疵可摘，實不能指其非，徒以惡言漫罵，妄加鄙棄

之名。觀列王下紀十七章二十四節，可知言撒馬利亞

人，卽屬異端，與上帝選民爲敵，故猶太人以此謗瀆耶

穌。有謂耶穌昔年自猶太省返加利利，道經撒馬利亞

居停兩日，感化多人，猶太人謗瀆之語，或卽指此而言。

然事已經年，未必盡能記憶，亦未必盡得周知，惟推原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夏

其意，蓋由耶穌言其非亞伯拉罕子，故謂耶穌爲撒馬

利亞人，則更與以色列之家絕。耶穌言其非上帝子，故

謂耶穌爲鬼所憑，則更與上帝絕。然言撒馬利亞人較

言加利利人者，其鄙棄之心尤甚，故言加利利人者，尙

有相同，惟言撒馬利亞人者，此爲創見，惟觀其言，似於

昔日曾爲此語者。第此語從未見於新約之中，至言耶

穌爲鬼所憑，則約翰七章已先見之。卽昔耶穌逐鬼，法

利賽人亦曾謗以藉鬼之權，想猶太人自以爲然者，或

卽指爲鬼所憑之一言也。下文耶穌所答四十九節，旣

逐言分辯五十、五十一節，復自表明非爲我之求榮，實

欲爾之得救。四十九節此一節，耶穌首駁猶太人爲

鬼所憑之語，次言我尊吾父，以駁其撒馬利亞之言，終言惟爾辱我，以駁其自以爲然之意，彼等之言愈加惡薄。耶穌之言愈覺和平，彼言耶穌爲撒馬利亞人，耶穌不辯其非，有謂耶穌平日每在耶路撒冷守節，故以爲無待辯，皆知非撒馬利亞之人，抑知非也。蓋由撒馬利亞人同得耶穌恩典，故昔日已蒙感化，卽當時亦有信從，迨及後來，尤多歸主者，惟猶太人於撒馬利亞人，最加鄙薄，倘耶穌力爲辨白，不幾與猶太人相合，同有鄙薄之心乎？此耶穌所以不辯之故也。我尊吾父，惟知遵父之旨，絕無爲己之私，如此，則未必爲撒馬利亞人，亦未必爲鬼所憑，爾之謗瀆於我，猶謗瀆於父，故我不得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三

不以理自明，我之所言者，既非誑妄，亦非驕矜，惟以尊父，爾之所言者，自以爲然，究屬不然，徒以辱我也。惟此兩語，上句旣言我尊吾父，則下句當言惟爾辱父，語氣似更完全，而耶穌謂惟爾辱我者，以明辱我卽辱父，我實與父同體同榮，此辱字，原文本謂不尊，其言更輕，其意更婉，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三節或卽指此而言，雖當時約翰福音猶未及作，惟此之語，彼得必有所見聞。五十五十一節上節旣於猶太人謗瀆之言，辯論詳明，此兩節更申言之，一則表明自己無求榮之心，二則警惕猶太人，以審判之事，三則勉勵猶太人，以永生之福。有審判者榮我，此句原文言有求之者，有審判者，耶穌

之意言我之榮不必自求有天父爲之求故有時受辱不校者則因其榮盡以託於天父約翰五章二十三節耶穌曾言天父特使衆人敬子如敬父故於此時不從天父引導專心悔改以尊信救主及至後來審判之期必受天父震怒令其不得不尊審判之權天父原盡以委子惟於己身冤抑有當申雪者則子必以其權轉歸於父使之定斷則爾此時辱我終有受審之時故審判二字耶穌之得榮顯猶太人之得滅亡皆括在內有謂耶穌答猶太人者至五十節語氣已完此五十一節特爲勸勉信者而發意謂不然此兩節意實相貫串耶穌以爲我不求己之榮惟欲使人得救故爾言我爲憑於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喬存真理即罪惡之奴

三

六章五十節五十一節五十八節會言此意十一章二
十四五節言之更詳

第四層耶穌自言先於亞伯拉罕五十二至五十九節五十二三

節猶太人聞耶穌言永不死以爲專論肉身之死亡彼等未嘗不知永生之理惟泥於所言以駁耶穌上文言鬼所憑者尙以爲在於然否之間至此所言則似知之甚確因舉亞伯拉罕及先知而言以爲彼皆守上帝道者而猶不免於死惟爾獨言人守爾道則永不死如此非爾之道更高出於上帝之道乎爾能使爾門徒皆得如以利亞肉身升天平上文耶穌言永不死原文言永不見死此述耶穌言永不死原文言永不嘗死惟不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三

死之情形卽不嘗死之苦味意亦相同而嘗字尤着力然徒以肉身而言見解已狹實失耶穌本旨故以爲爾之所言如此狂妄究以何等自居爾豈大於我祖亞伯拉罕此一語與約翰四章十二節撒馬利亞婦答耶穌之意相同猶太人譏耶穌爲撒馬利亞人豈知其心正與撒馬利亞人不謀而合下文耶穌所答者與上所答之意亦畧相似先明非自求榮惟必遵父之旨次言亞伯拉罕實未嘗死卽我從父命以救世人其事皆亞伯拉罕所知所喜且其生平所仰望者更幸得於此時五十四五節上文猶太人言爾自居何等以爲耶穌實自矜張故耶穌謂我言永不死若有求榮之意則涉於

虛誇惟我不自榮榮我者父永生之道由父托於我我惟傳父之旨故不得不言然榮我之父爾所徒尊故不知其榮我耳猶太人其心褊小每以上帝爲一國之私耶穌故言榮我者父卽爾所稱爾之上帝特擴充其褊小之心昔日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故雖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上帝惟觀創世記十八章二十五節亞伯拉罕亦稱上帝爲天下之審司則知非以爲一國之私必以爲關於普世乃猶太人小視上帝僅如其國之主而上帝仍然忍耐一如耶穌門徒惟以耶穌爲猶太人救主而耶穌仍然忍耐其旨相同耶穌意謂爾言亞伯拉罕及先知皆死以爲與我之道似極相反然亞伯拉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喜

罕及先知之上帝卽我之天父如此則與我之道不惟不相反正相貫通上帝之道亘古不易今昔無殊所不同者惟顯與未顯之差別惟爾以上帝爲爾之上帝且有以上帝道言於爾者則以毀謗加之是爾之心不但褊小更極蒙昧故不識上帝之真然爾不識上帝而猶稱爾之上帝是卽誑言上帝永生之道我惟識之故必言之若我言不識則誑如爾也此兩識字原文不同猶太人之識則由學而識耶穌之識則由生而知惟我識之而守其道此一守字亦自然而守與衆人之守更有不同守道二字復貫接上文之意言我與天父同體我守其道則永生之據自然具於我身人守我道則我身

所得永生之據亦常在於其身 五十六節上兩節既發明我道卽上帝道自古及今一以貫通此節復申言亞伯拉罕之事猶太人悞會耶穌不死之旨故言亞伯拉罕已死所以耶穌特又發明亞伯拉罕雖死猶生且其所仰望者卽爲我降生救世之道特言爾祖者以明爾等雖由亞伯拉罕而來惟彼所樂見者爾所惡聞則內身之祖與行爲之祖實爲相悖言我之日卽指成人身臨世之日有謂以受苦贖罪之日言有謂以再臨審判之日言然已明言見則樂矣此必既見之事可知兩說皆非又觀路加七章二十二節約翰九章四五節更可知言耶穌之日者必爲在世之日先知之世眞理猶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伯拉罕
裔不存眞理卽罪惡之奴

三

未甚顯蓋如昧爽之時耶穌之世眞理已極彰明故如白晝之光見則樂矣原文言既見則樂觀此一節則知亞伯拉罕心所仰望者爲在世之前得所仰望者爲歸世之後有謂斯二者皆言亞伯拉罕生前或以爲得見天使顯現之由或以爲見以撒之生因卽救主預表或以爲獻以撒於上帝而上帝復還之抑知仰望之時與得見之時相去甚遠亞伯拉罕生前皆有仰望之心仍無得見之實更觀馬太十三章十七節路加十章二十四節可知言眞見者必在耶穌降世之後如未降世之先皆屬仰望也見則樂者此蓋亞伯拉罕靈魂常在樂園一見救主降生不禁歡欣讚頌其見之爲何如則未明

言惟觀耶穌山上變化摩西以利亞特與周旋則凡先知之靈魂其在樂園必與耶穌生平有相關涉此或摩西見耶穌後傳於亞伯拉罕抑或天使報於牧者而後返報樂園之中亞伯拉罕等輩皆未可知雖其所以得知之由無從確據第耶穌必知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必知耶穌可見兩人心同聲相應或者耶穌一生之事皆感動樂園一切先知惟亞伯拉罕見之而樂此則耶穌所知者五十七節猶太人謂耶穌年未五十安見亞伯拉罕有謂耶穌言我之日亞伯拉罕所樂見而猶太人悞以爲耶穌之身故謂爾爲亞伯拉罕所樂見所以錯會其言然耶穌之日卽耶穌真光之所照臨二者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三

無庸辨別故此說非也有謂猶太人以爲耶穌所言亞伯拉罕見則樂者爲見於生前則亞伯拉罕得見耶穌耶穌必得見亞伯拉罕然如耶穌本意則言亞伯拉罕靈魂猶在以至耶穌降世之期此猶太人所共信者乃竟一時躁妄反謂耶穌肉身亞伯拉罕之日以譏耶穌惟此兩事迥不相侔猶太人實爲倒置所以錯悞故以爲爾與亞伯拉罕相去千八百餘年爾言得見則荒誕不經其曰年未五十者有謂耶穌此時將及五十且因約翰二章二十節耶穌嘗以己身比於殿堂殿堂之建則已四十六年然觀路加三章二十三節明言耶穌出身年甫三十此時傳道僅歷二三年則此說非也有

謂耶穌身肩重任，力盡心疲，而且閱歷艱危，遭逢窘逐，加之風塵勞頓，所以貌更老成。言五十者，以其近似，故約畧言之。然推其意，蓋以爲人至五十，則屬中年，惟觀耶穌血氣方剛，仍爲少壯之意耳。五十八節，此節之言，由耶穌性體與上帝性體素相聯屬，故不覺流露而出，所以不信耶穌有帝性者，於此一言，極難索解。有謂此指上帝所定之命而言，故未生亞伯拉罕，卽有救主之事，在於上帝之心，亦有謂耶穌非言其身，蓋言其道。耶穌之道，實在亞伯拉罕之先，更有謂此言亞伯拉罕，非指其人，實指命名之義，蓋言亞伯拉罕，猶云列國之宗，所以耶穌之意，以爲上帝所應許者，猶未見驗之先，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

夏臺

裔不存真理卽罪惡之奴

我已降生於世，然上文猶太人所言耶穌與亞伯拉罕，皆實指其身，則耶穌所答者，未必言上帝之定命，與亞伯拉罕之稱名，況一我字，更不能指天命與道理而言，必當實指耶穌，未有亞伯拉罕，我在矣。此句原文，言亞伯拉罕未生之先，有我，此生字，與有字，意相關照。亞伯拉罕必生而後有，我則非生而後有，惟曰有我者，更以明自然而有，無先後之別。約翰十七章五節，耶穌自言，未有天地之先，已與上帝同在，有我二字，卽與此意相同。哥羅西書一章十五至十七節，皆以發明耶穌先於萬物，及既有萬物，而後有死亡，可見耶穌無死亡之原，有永生之本，守其道者，必得永生，故更大於亞伯拉罕。

此意雖未明言，已在言內。耶穌先於天地之道，約翰每多發明。三傳福音亦有記及。馬太十一章九節、二十七節、路加十章、十八節亦卽此意。五十九節耶穌言此聞者若不爲上帝之子，則必以爲狂誕之徒，故不敬而拜之，則必石以擊之，所以猶太人卽欲取石以擊耶穌。當其時，殿堂之工猶未完竣，尙有石匠操作於其間，故取攜甚便。耶穌隱行衆中，出殿而去，有謂耶穌一時變化，其去無形，然約翰所記不及神蹟之言，故無容強說。有謂當時耶穌或避於房室之中，俟衆人散後始去，有謂欲擊耶穌者取石於殿堂之外，所以耶穌乘間卽行，有謂皆非也。此必信從耶穌者以身擁護，一齊俱出。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亞伯拉罕裔不存道理卽罪惡之奴

曩

故人不及見耳，意謂此說近是，惟以石擊耶穌卽此一事，已爲釘於十字架之預表。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醫愈生而瞽者

約翰九章一至三十八節

此段神蹟有謂與上章之事或不同時當此衆人方將石擊耶穌故特隱行衆中出殿避去則未必再復停留且門徒所問其理頗深則當倉猝之間似亦無暇及然觀耶穌平日雖歷艱危從無驚恐則於此自知其時未至所以出殿而去無庸奔走徬徨門徒見耶穌意甚安閒自然亦無畏懼且見前之欲執耶穌者亦皆不敢故行與俱行止與俱止無事張惶再觀首節原文更有又字顯與上文語氣接續至此瞽者或在殿前階級之間或在殿外街衢之上則莫由稽攷

第一層耶穌未行神蹟先與門徒詳論瞽者原由

一至五節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醫愈生而瞽者

夏

下文之事皆從見字生出則此一見實非偶然蓋由慈祥之念感動於中故形於外所以日切施恩恒遭窘辱而愛人之心仍不少間斷故人有受恩之地卽不吝施與之懷此生而瞽者平日坐乞於途或書求乞之詞使人共見門徒諒亦素知今見耶穌近前注目猶未料耶穌已觸其悲憫之心特加憐恤故以爲瞽而生者亦將瞽而死必無不死之時門徒所問此生而瞽其過由已抑由父母蓋依本國之理而言惟猶太國所論因果之言不無太過故以爲人之罪惡愈大則疾厄愈深下文三十四節法利賽人卽同此意然人一生禍患總而論之必由惡根而起此理甚真馬太九章二節耶穌於癱

瘋者、先赦其罪、而後施醫、卽此之意、更有時、人遭疾苦、由其本身、罪惡所致、亦未盡無、約翰五章十四節、耶穌在嘩吐吠池、所醫久病者、蓋卽其人、然總論災患之原、則由罪惡而起、此理之必然、若逐人而論、凡有疾病艱難、卽指爲罪惡之據、則斷乎不可、昔日約伯、屢遭患難、其友皆謂、罪惡之由、故約伯一書、特表其非也、門徒之間、所以言由己者、有謂、當時猶太人、亦有聞埃及巴西等國、輪迴之說、門徒之意、蓋本此而言、然此一說、惟博學者、間有推求其理、門徒未必皆知、況觀耶穌所答、惟曰、非瞽者之過、亦未嘗有及前生今世之言、有謂、靈魂未附於人身、已有靈明知覺、卽能致罪之由、然耶穌所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降災惡生而瞽者

一

答、明言瞽者、則實指其人、不得以靈魂而論、有謂、人在母胎、卽能運動、亦有善惡之分、觀創世記二十五章、十二節所言、以撒雅各之事、可爲證據、更觀詩篇、五十一篇六節、大衛亦言、我母懷妊、已有罪戾、則愈有明徵、然此但言罪惡之根、惟得惡報者、必由有罪惡之事、且耶穌曾教門徒、必自謙如孩提、則未必言在母胎者、獨能犯大罪惡、有謂門徒之意、以爲上帝、無所不知、其人後日罪惡、上帝已預悉精微、故先以惡報及於其身、此意爲近是、惟門徒之心、猶未能盡信、故復以由父母而言、門徒所以又有此問者、有謂、其意蓋指利未記、二十章十八節之言、必其父母、因犯不潔之條、致生殘疾之

子意謂門徒之意所該更廣如出埃及記二十章五節所言人若惡上帝禍並及子孫猶太人因此之言故有諺語云一斤災難之中則有一兩爲祖宗在曠野時鑄金牛像所貽留者獨是門徒仍以爲未可深信故心中未能決斷所以有猶疑不定之詞更有謂此二者皆門徒所不信但姑借而論欲得發明所以致瞽之由然果有不信之心而猶舉此以試其師則近於輕忽門徒必不肯爲亦有謂此二者皆門徒所共信固以爲或由己者有之或由父母者有之卽如本國所論因果之言然旣能確信於心則無須再問意謂門徒所以問者則以爲由己之意似更難明若由父母尤爲近理故由己之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瞽惑生而瞽者

臺

意畧輕而由父母之意較重門徒旣以二者爲問耶穌先並答其非而後示門徒使知上帝作爲終行神蹟使更知此瞽者其靈魂與肉身皆有上帝之榮由此顯現耶穌曰非瞽者之過亦非父母之過推原其意非謂世人有疾病死喪之苦全不由罪惡而來亦非謂人犯罪惡禍必不及子孫惟必逐人而論則有時惡者竟得完全善者反遭廢疾惡者竟生俊秀之子善者反生殘缺之子故不得以人之身現在所受者指爲罪惡之憑然則此之瞽者特假之以顯上帝作爲耳作爲兩字原文之意不僅指一事言故不但瞽者復明足顯上帝大能且有光照其心使之信從耶穌更令門徒因而信道愈

聖行道愈力，凡此皆在上帝作爲之內。耶穌特示門徒，使知世上禍患之由，不必深究於前，非徒無益，適足張人之惡。惟必推求於後，自能見上帝作爲之妙用。彼生而瞽者，既使之生，似爲不足，惟得上帝大恩，補救於後，則更有餘。若必窮其致瞽之由，則爲輕忽上帝，有餘不盡之恩典。然則我等，凡遇艱難疾苦者，勿盡指爲罪惡之人，亦勿歸咎於其父母，惟當矜恤之。蓋上帝特以災害加於人身，非欲使人指摘其罪，特欲動人矜恤之心。且知上帝作爲由其身而顯，則凡行事能與上帝之心相合，卽與上帝作爲相合。當其時，日已西斜，耶穌更借此爲喻，故曰：晝時，我必爲遣我者所爲，夜至，則無能爲。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 論耶穌與門徒生而瞽者

三十一

此蓋以一日喻已一生，一日之時，固甚易盡，一生之時，亦甚易盡。若不及時親就，則後悔已晚。且因猶太人欲石擊耶穌，故復念己身在世，尙餘數月，爲時無幾。已如日將西盡之時，有謂耶穌言此，蓋以門徒因懼衆人，石擊之由，特欲催促耶穌速還寓室，故耶穌以爲上帝所命之事，當此晝時，我必盡力以爲，爾亦無須畏避。然門徒猶能深求至理，則亦未盡驚惶。有謂耶穌之意，以爲我之行此，特顯上帝作爲，惟我自知生命，已如日之將西，所以急於上帝之工，雖在安息日，亦不容緩。然此之意，或亦有之。惟耶穌之心，更謂我爲上帝忠僕，則無論險阻艱難，但有片刻光陰，亦必盡力，以行上帝之事。夜

至則無能爲，此一語頗難解晰，若以在世之時爲日，去世之時爲夜，則耶穌升天後，亦有作爲，以益世人，故有以此夜字，指在十字架時言者，然在十字架受死，卽以贖罪救靈，故仍爲白晝工夫，亦有以此夜字，指耶穌升天言者，人夜則寢息安寧，耶穌升天，亦享安閒之福，然耶穌雖在天，仍爲世人呼籲上帝，更遣聖神降臨，感化人心，則仍有所作爲，且從未見以夜字言天上者，意謂當指耶穌歷三日夜，在陰府中言，此與傳道九章十節，所羅門之意相同，若耶穌升天後，所有作爲，則爲翌日工夫，在天工夫，與在世工夫，自有不同，惟聖神臨世，卽以耶穌在世，言語行爲，感化人心，如或稍有欠缺，則聖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 論耶穌降臨

三臺

神所用之材，亦有欠缺，生前工夫，爲播種之事，聖神工夫，爲收成之事，故收成之日，不能補播種之欠缺，在世若負一刻，升天不能補完，故耶穌言此，亦示人以愛惜光陰之法，更言我在世，卽世之光，此與上節不同，上節以人一生，比喻一日，莫不皆然，然人之一日，其光不自己出，惟耶穌之一日，其光則自己出，此一節之意，不但接續上文，亦以注及下文，言耶穌之光，并照瞽者之目，我在世，原文言我在世之時，耶穌在世，自然有在世之事，不得不爲，雖法利賽人，見此神蹟，未嘗易其橫梗之心，惟耶穌猶必爲者，蓋效上帝作爲，亦爲上帝所欲爲，因而不得不爲之故，故一日在世，卽有一日之光，亦以

明耶穌在世其光則自己身而顯及升天後則藉聖神
卽以其光照使徒之心因得遍及世人

第二層言耶穌行神蹟之法

六七

此次施醫不先問其

信德或因瞽者適聞耶穌與門徒語已起信心故耶穌
所言非瞽者之過亦非父母之過彼一聞之心中頓覺
安舒憂疑盡解又聞耶穌言我在世卽世之光愈生仰
望竊念己身常爲幽暗耶穌或亦有意矜憐言竟二字
承上起下之詞以明耶穌所行與所言兩相關照必於
此以顯上帝作爲亦以顯在世之光以唾和泥塗瞽人
目有謂耶穌平日醫人一言卽愈此時別爲醫法特以
反猶太人安息之常規然觀耶穌居心謙遜故在殿堂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醫人

喜

與猶太人辯論猶且不爲已甚之言而謂於此與猶太
人特有抗拒之心恐無其理有謂耶穌行此故令擔延
片刻欲俟衆人皆散而後自顯權能然此一事更動聽
聞則衆人愈難遣散有謂古人嘗言唾足愈目之疾泥
足醫目之瘍耶穌或卽藉唾之功以爲愈瞽之法而因
以泥和之然耶穌所行神蹟自與尋常醫法迥不相同
且觀下文三十一至三十三節則此瞽者亦知其功效
本於耶穌之身非由耶穌之法有謂耶穌行此蓋寓下
文三十九節之意而言昧者更以安於昧然後得耶穌
光照其心以泥塗瞽者目蓋亦如是然此意過於細微
亦非耶穌本旨有謂此旣生而瞽者耶穌能明其目則

不但爲醫之事實有創造之工以混塗之卽效上帝搏
土爲人之意見創世紀二章七節然此一意容或有之惟耶穌本

旨尤在栽培信德使其信愈固卽可以施神蹟之權能
與馬可八章在伯賽大所醫瞽者馬可七章在低加波

利所醫聾而啞者大意相同耶穌旣塗瞽者之目則命
之往洗於西羅亞池此池在耶路撒冷城外郇山東南

深曲之處此時雖已淤塞無存而泉淵尙在耶穌必使
之洗於此池者有謂逢張幕節期祭司每日必取西羅

亞水注於祭壇故以此水特爲聖潔耶穌命之往洗以
明在安息日行此一事示與上帝實有相關然耶穌非

與猶太人爲敵故犯安息之條則此一意似無干涉有
耶穌事蹟攷

卷八十二 章論耶穌醫愈
生而瞽者 夏五

謂使之往洗者特令去所塗泥滌之使潔若其所醫之
效無待於洗先已成全然觀下文之語知必反而後明

則此說固非有謂使之往洗者蓋欲所施之效以漸而
成然耶穌非藉唾與泥以爲醫藥則此意亦非有謂耶

穌旣醫瞽者猶必使之往洗於西羅亞而後功效始全
觀於活水之喻其意亦指西羅亞水以喻聖神故特表

明先有己身光照之功後有聖神感化之效則爲全備
亦有謂此特欲觀瞽者能否聽命則知其心果否服從

意謂耶穌於此兩意或亦有之惟其本旨亦以栽培其
信德如昔日以利沙特使乃慢往約但河濯身七次則

得成潔意實相仿見列王下紀五章七節且觀約翰解釋之語則

更了然，言西羅亞譯卽奉使者，追原猶太人，西羅亞字義，初言水之流行，繼言上帝遣之流行，終則以之言人，故曰奉使者，有謂約翰言此，蓋以瞽者奉耶穌命而往，適與奉使之意相符，信如此言，則以西羅亞池爲瞽者表影矣，豈知約翰之意，實以西羅亞池爲耶穌表影，誠以耶穌特奉上帝使命而來，其後聖神降臨，卽代耶穌光照人心之事，故以西羅亞水，借指聖神，更足爲耶穌表影之據，反卽明矣，此一反字，有謂反至耶穌醫之之所，觀於下文，則知所素識者，於其坐乞之處，忽見其反，特驚奇駭異，故皆擁從，以至其家，意謂不然，必自西羅亞洗後，徑反其家，此素識者，或先隨之往，復隨之反耳。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八十一章論耶穌降臨

夏夫

第三層，鄰人與瞽者，辯論其目得明之事，八至十節，此但

平常談論之言，非特有心審問，惟所問者三，所答亦三，首問昔之坐乞者，未悉果否此人，有曰然，有曰貌似之，此言貌似者，有謂蓋明知其是，而故爲疑似之言，實有妒忌耶穌之心，意謂不然，此時瞽者，一旦得明，則心中快暢，貌亦歡舒，故與昔日，不無少異，言其似者，或亦真摯之詞，惟此瞽者，則直認不辭，曰我是也，次問爾目如何得明，則答曰，有名耶穌者，和泥塗我目，命往洗於西羅亞池，往洗卽明，觀其以此數語，爲耶穌證，不誇神蹟之能，惟述身親之事，確鑿不移，其言泥塗我目，而不言以唾和者，蓋目猶未啟，所不能知，於此可見其言極爲

細密更可見約翰所記毫無更易，倘或稍爲增損，則其情形未必如此酷肖，彼雖未自言其信德，惟命之往，卽往，且以生而瞽者，而欲卽明其目，事極非常，出人意想之外，竟能確信不疑，則其信德亦可想見。三問其人安在，有謂此之問者，特欲指謫耶穌，不守安息常規，有謂非也，蓋由親見其事，深以爲奇，故欲一見其人耳，而瞽者則答曰：不知也。

第四層法利賽人第一次審問瞽者

十三至十七節

衆引之見

法利賽人有謂：此必次日朝時，意謂或卽此夜之間，蓋至夜昏安息之時已過，故可引之使見。耶路撒冷大公局中，凡長老等，若遇大事，則齊集會議，故記曰：祭司諸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受試

三

長法利賽人，以別之。若遇小事，則分班值理，故惟曰：法利賽人，當此之時，必有數人同集，或在客座之中，或在公所之內，皆未可知。衆人所以引之，使見法利賽人者，有謂因下文二十二節之由，恐事終干己，故先首告，然觀約翰特記十四節之言，則知衆人之意，實以耶穌犯安息之規，且更有邀譽圖名，欲得法利賽人稱許之意，猶太人遺傳言安息日，不得以唾塗目，更言病非危急，不得醫治，惟集傳所記，又言若真先知，確有上帝之據者，命之着火而炊，披甲而戰，亦可聽從，及見之後，法利賽人所問者，一如衆人所問之言，瞽者所答，與答衆人者亦無少異。法利賽人聞瞽者言，轉相爭辯，有泥於微

未之禮者、以爲耶穌、旣犯安息、必屬罪人、有推原神蹟之事者、以爲耶穌、有此權能、必非罪人、然此雖心服耶穌、猶不敢直言稱譽、而必出以婉詞、因復問瞽者曰、旣明爾目、爾以爲何人、法利賽人、本自矜誇、以爲凡事皆有卓識、皆能果斷、至此竟不能自決、反取決於所審問之人、想必法利賽人之中、意見不同、分爲兩黨、故皆借瞽者之言、欲以自助、惟此惡耶穌者、更欲詳聽所言、冀其有疵可摘、卽強指爲蠱惑之端、惟愈催促、而瞽者信德愈堅、雖未知爲上帝子、亦未知爲彌賽亞、惟卽其身、所親經歷者、實知耶穌、必由上帝所遣而來、故曰先知者、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三章論耶穌賢念

一

生而瞽者

第五層、衆法利賽人、復審問瞽者父母、

十八至二十一節 彼聞

瞽者、稱耶穌爲先知、以爲必與耶穌、通同作弊、藉以眩惑聽聞、故又呼其父母至前、特加恐喝、竊意其父母、或不敢認爲己子、抑將露其詐僞之情、然瞽者父母、實懼法利賽人、祇言現在情形、不敢直陳端末、故惟認己子、實生而瞽、其餘皆委以不知、且不肯以身自任、皆推委之於子、雖其器量、似甚褊小、第其心、必知其子、自能表白、故謂彼年已長、爾可使之、自述其詳、第其父母、所以存畏蒞之心者、則由猶太人、曾已相約、凡有稱耶穌爲基督者、必逐之出會堂、約翰七章所記、猶太人、設謀以執耶穌、約翰十一章所記、猶太人、立意必殺耶穌、此一

事屬於其中，然此或仍猶太人私約，公局之中，尙未立此規條，惟先爲議定，則恃其權力，後來公局亦必准行。有謂猶太人不許稱耶穌爲基督者，非謂盡人皆禁，蓋必先於公局，不使凡夫俗子亦得妄自推尊，意謂猶太人且有加害之心，則嫉妒已深，何肯虛心考察，凡逐出會堂之例，亦分三等，其最輕者，限以三十日，不得入殿堂，會中人亦不與往來，其次者，限以九十日，例亦如之，且加咒詛之言，又其次者，則終此身，無可復之期也，惟必經大公局中長老七十人會議而行。

第六層，法利賽人，再審問此瞽者，二十四至一呼瞽者

至前，則諭之曰，宜歸榮上帝，其意非謂當讚頌上帝，不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耶穌與惡

裏九

嘗稱美耶穌，此猶矢誓之詞，蓋謂爾不能欺上帝，凡有

詐僞之情，務必實言，斷難掩飾，如昔日約書亞，特使亞

干，自認己所犯罪，直陳無隱，亦有是言，其意相似，見約書亞

記七章十九節且欲瞽者，或自認爲誑妄，抑或詆毀耶穌，得以

補救，適稱先知一語，我知此人，罪人也，我知二字，蓋示

以弊端發露，證據顯然，我知甚悉，不容隱諱之意，特以

恐嚇其心，強折其口，惟瞽者所答，雖甚謙卑遜順，然相

較父母之言，則尤精細，因以己所知者，答其所知，其爲

罪人與否，我不知，此句原文，本無與否二字，其意蓋謂

爾指之爲罪人，此則我皆不知，惟昔瞽今明，則我身所

閱歷者，我則知之甚真，斷不能以爾測度之言，逼我棄

此親經之據，故終不肯從其偏頗之見，以罪愈己之人。法利賽人復問曰：彼何爲？如何明爾目？其所以再問者，蓋已理屈詞窮，故特使之再言，得以另生別計，尤冀稍或差悞，則有隙可乘。乃此瞽者，不惟不答所問，且反以問其人，故已明知其心，特若錯會其旨，以爲爾既聞之，而猶再問，非欲爲徒之故，何以反覆推求，豈欲爲其徒乎？原文言：豈爾亦欲爲其徒乎？此一亦字，有謂當時瞽者已願爲徒，故一亦字，由己心發出，然觀下文衆詬之曰：爾乃其門徒，如果此時瞽者已有樂於爲徒之意，則衆人之語，不得爲詬誅之詞，意必指隨從耶穌各門徒言，言其門徒固不乏人，爾亦有意相從，欲與門徒之列。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受難

三

生而瞽者

法利賽人聞瞽者言，因詬之曰：爾乃其門徒，我儕則摩西門徒，其意以爲爾輕安息之例，則必其徒，我儕必守安息之例，則爲摩西之徒，又言上帝諭摩西，我所知也，獨不知此人奚自耳，如此之言，更爲虛渺，摩西雖亦有據可憑，惟摩西之據，得自傳聞，未若耶穌之據，得自目睹，尤爲真確，於此更見其心偏頗，觀約翰七章二十七節所言，無人知其所自，則必爲基督，此言獨不知其奚自，則並非先知，如此實自相矛盾，惟其不知，更欲禁人之知，所以瞽者至此，直破其詭詐之謀，故曰：彼明我目，爾不知其奚自，不亦異乎？摩西從未有此神蹟，爾且信之深，乃顯有此神蹟，而爾偏不信，是明生而瞽者目，此

莫大之神蹟，猶不足異，見此莫大之神蹟，而仍不信，乃眞異也。爾言不知其奚自，然其所自，無難測度。而知且不必如爾等博學之人，而後能知。卽如我等尋常之輩，亦得而知，以明道之眞僞，必由人之本心，以爲決斷。以定從違，不能專由士子，抑由公局，抑由國家，指定爲眞理，以強人信從。故言我知上帝，不聽罪人，惟崇拜而遵其旨者，則聽之。其言此，有舊約書可據。觀約伯記，二十七章九節，三十五章十二節，詩篇六十六篇十八節，百有九篇七節，以賽亞書一章十五節，可知。惟於未言之先，其心以爲耶穌，必由祈禱，然後得此神蹟之權。然當其時，必不聞耶穌祈禱之言。如果有之，約翰亦必記及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靈感

三皇

此可見行非常之事，必由祈禱，以藉上帝之權。欲得上帝，准爾所祈，則必清心修行。惟此一事，更爲亘古所無。未聞生而瞽者之目，人能明之。乃耶穌成此莫大之功效，必有莫大之權能。如此，則固不得謂爲罪人，且不得謂非出自上帝。此理之顯然者，乃法利賽人，一聞其言，心愈憤恨，復詬責之曰：爾生而有罪，反教我乎。此句原文，言生而極於罪，以爲官骸不具，則上帝所賦之形，猶不全備，必罪大惡極之人。然法利賽人，證其自生而瞽，指爲罪惡之據，而不知適足爲耶穌神蹟之據。則彼毀謗耶穌，實亦自相矛盾。此逐字有謂，言當時逐之使去，迨後再爲酌議，乃逐之出會堂。然下節言，耶穌聞其見

逐則必已有多人傳播而後得聞於耶穌則此逐字卽指會堂而論如但逐之使離共集之所未必四處傳揚第七層耶穌遇前瞽者則認耶穌爲上帝子三十五至三十八節此一事想必已在次日瞽者被逐時已夜昏詰朝則遠近傳聞所以耶穌特往尋之蓋欲成全其信德使以平安之樂補其困逐之憂耶穌又知彼既甘逐於會堂必能認己爲基督則能受深奧之教訓以得心目光明此瞽者既蒙醫愈恩典必甚欲見耶穌惟其由瞽得明故乍見世上情形皆爲奇異且衆卽引之見法利賽人故雖欲見耶穌尙無暇及今一得遇心中必極欣然耶穌一見之則曰爾信上帝子乎然此瞽者從未聞上帝子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二章論耶穌醫愈

聖

生而瞽者

之言安能使之卽信耶穌之意蓋謂爾能信我爲先知甘於受逐如尙有大於此者爾能否再信不疑特欲以觀其心惟此瞽者雖未得見耶穌面貌惟能認識耶穌聲音故一聞其言卽稱之曰主其爲誰使我信之觀其所答之言固極聰明亦極精細與前答衆人及法利賽人之問大致相同必由一步再進一步絕無造次恰如瞽者行動情形惟其心並無推委以爲若能識之則必信之彼已認耶穌爲先知故亦以爲先知之言自必盡信耶穌曰爾曾見之與爾言者是也耶穌不自明言惟曰爾曾見之蓋示同其欣慰之心亦令記憶神蹟權能以爲證據且以爲爾雖未知上帝子之真惟既有信德

於前則此奧義已隱伏於爾心之內故一見字不但言
肉眼之見亦兼以心目之見而言有謂言曾見者蓋見
於施醫之時然必往洗於西羅亞及反而目始明則當
時猶未卽見耶穌有謂言曾見者卽此相遇之時彼瞽
者適曾應許若能識之則必信之故此時更不推委因
見耶穌神蹟復聞耶穌所言故曰主我信矣遂拜之此
拜字原文專言拜上帝之禮則其所拜者實拜上帝子
之識有謂言上帝子者卽彌賽亞之別名然耶穌曾禁
門徒勿以己爲彌賽亞告人而此特明言必不同彌賽
亞有謂耶穌言上帝子以明與上帝性體相同此瞽者
亦猶太人故一聞上帝子之言卽以爲彌賽亞之別號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一章論耶穌醫愈

一臺

生而瞽者

然觀其聞言卽拜可知其心已視與上帝相同更此瞽
者其初僅能識耶穌爲先知爲善人惟能直認不疑終
得耶穌擴充其心而理無不達可見人於耶穌真理或
所知者雖極無多惟能堅認不疑由此擴充亦能盡知
至理之全也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眞僞

約翰九章

二十九節至三十章二十一節

此一番道理耶穌於瞽者拜之之後，卽與門徒言者，此瞽者能認耶穌爲上帝子，由其心目光明，法利賽人謗瀆耶穌，由其心目蒙昧，故耶穌更卽此意，以相發明。當時每有法利賽人伺察耶穌，惟此瞽者拜耶穌時，適不在其列，故不及見。迨耶穌與門徒言，而法利賽人已至，所以一聞此語，卽出辯駁之言。耶穌謂我爲審判臨世，言審判者，蓋耶穌未降世，則人心渾沌難分，及耶穌在世，試鍊人心，則明者自歸於明，晦者自歸於晦，先已定奪，及至末期審判，特以顯示於人。耶穌臨世，原欲以眞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眞僞

喜

光遍及世人，惟人不愛其光，卽無容光之地，故旣不行其初意，則以別法加之，使蒙昧者愈爲蒙昧，終無光照之時，有謂不見者，指衆人言，見者，指士子法利賽人言，然自謙者不必盡屬衆人，自滿者不必盡屬士子，故當論其心，不當論其人，見者反爲瞽，有謂此兼兩等人言，一爲終於瞽者，一爲不終於瞽者，然旣不終於瞽，則與上言不見者可見無殊，惟此二語正相反對，故上言不見者，但初時心目未開，此特言瞽，則終於失望，與馬太十一章二十五六節其意相同，未得眞光之照，譬如人在夜行，及一照臨，則如旭日當頭，豁然開朗，惟猶太人每讀舊約書，獨能畧知眞理，然恃其學問聰明，反終於

晦盲否塞，譬如鴟鳥之類，最惡日光，故夜視則明，而日視轉昧。在旁法利賽人，此非相從受教者，蓋卽日相窺伺之人，觀其駁耶穌一語，亦知耶穌之意，非言身外實言心中，此亦字從衆人生出，以爲庸碌者流，或必藉爾所言之理，啟迪愚蒙，惟我等讀書稽古，見理甚明，豈亦如尋常之輩。耶穌答之曰：爾瞽則無罪，原文謂若爾瞽則無罪，此亦就其心言，言爾若能自安蒙昧，則必能自立信心，以得贖罪之恩，今言能見，則徒自恃進德修業之功，必終於失敗，有謂此以人心之靈明言，言爾若如禽獸之性，是非不能別，善惡不能分，則爲無罪，惟爾儼然爲人，則罪尙在，有謂此以上帝之奧義言，言爾若如耶穌辜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海
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臺

異邦人，從無上帝預示救主之言，故莫由測度，則爲無罪，惟爾素所深知，則罪尙在，亦有謂此以學問之淺深言，言爾若如俗子庸夫，學疎才淺，猶或出於不知，則爲無罪，惟爾知識過人，則罪尙在，然此三意，尙非切實，耶穌本旨，特責其自恃之心，舊約書中，曾有應許救主降臨之理，乃不能立心仰望，而以爲所得真理，已極完全，則無保贖之方，安得赦罪之法，及至救主顯然在於其前，而終委棄，更可見其自滿自足之心，蒙蔽於中，故與眞光爲敵，則罪愈無可逃，觀現在世上情形，與此兩節之言，已盡應驗，異邦人不明真理，初雖窘逐耶穌，終得上帝赦罪，猶有振興者，惟猶太人素有上帝應許之言，

乃因遺棄救主，以至今日一千八百年，竟不能復興其國，以至散處四方，足見耶穌之言，毫釐不爽。

上文既論心目之晦明，至此復論牧人之真偽，七章至二十一節耶穌設此一番譬喻，蓋因法利賽人我儕亦瞽之言，其言

此實自以爲我等，乃牧民之師，故耶穌更發明牧者之真，如不倚賴耶穌，則雖有牧之名，無牧之實，且逐瞽者出會堂，特爲窮於辯論，並無可指之疵，則其立心極爲刻薄，尤不得以民牧自居，瞽者被逐，耶穌特往尋之，此真牧愛羊之據，耶穌一言，瞽者即能信服，此我羊識牧之心，有謂當日殿堂之側，或有羊牢，以畜獻祭之羊者，抑或城外之山，多有羊牢，若在朝時，則引羊使出，若在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

暮時，則呼羊使返，耶穌借以爲喻，當前或有此情形，彼法利賽人常誦習聖經，聞耶穌此言，必能憶及以西結書三十四章，耶利米書二十三章，撒加利亞書十一章之語，耶穌言此，有意指猶太教當日情形，亦有意指耶穌教後日情形，此段喻意，分作三層，第一層，自一節至六節，言牧者之真偽，自然有別，此但泛論其理，未有實指其人，此一層之中，又分兩意，一則第一二節，言初授牧者之職，各有真據，二則三四五節，言所行牧者之事，亦各有真據，必門爲之啟，羊聽其聲，牧亦先行，以引羊出，第二層，自七節至九節，耶穌自言，卽羊之門，七八節，言凡有牧者，亦皆爲羊，必由我門而入，九節，言凡牧與

羊皆由我門而入，則必得芻。第三層自十節至十八節，總言善牧之職，惟耶穌能當之。十至十三節，耶穌自言善於其職，與不當其職者大有相反。十節言與盜相反，十一至二十三節言與傭相反，十四至十八節，耶穌復自申言，能盡善牧之職。十四節言已與羊有相親愛之情，十五節言相親愛之情，卽效法於天父，且極於爲羊捐命，則親愛更真。十六節親愛之心，必及於普世，更令普世之人合而爲一，而後親愛之心始得完備。十七十八節言已將來受死復生，卽爲善牧致極之據，且言有己身甘受之功，亦有天父特遣之命，若非己身甘受，則由強致在己不得爲功，若非天父特遣，則屬私爲，而人耶穌事蹟，攷

不能得救。

卷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眞僞

三

第一層分別牧者之眞僞。

一至六節

一二節猶太國牧羊者

羊牢多建於山，疊石爲垣，以資捍衛，惟一門通出入，守者司之。一牢所畜，或羊數羣，牧者朝而往，入羊牢，引羊出暮而還，入羊牢，引羊返，羊旣盡返，乃自歸家。耶穌一言牧羊之喻，法利賽人或亦知所謂羊者，卽指衆民。因詩篇第一百篇曾有此意，必能記憶。所謂牧者，或卽指衆士子及公局中有權位之人，惟羊牢之意，耶穌專指猶太教言，上帝特設法度，以防閑猶太人，一如羊之有牢，賴以維持保護，門卽以喻正理，人得牧者之職，必由正理，如入必由門，惟當時祭司長及有權位者，每由捐

納、抑由請託而得、故言不由門入者、或即指此等人、古聖先知、凡所作爲、皆有上帝默示之據、惟法利賽人恃其權力、擅操公局之權、此皆舊約書所不載者、則爲踰越正理、且古聖先知、必本彌賽亞之理爲言、惟法利賽人不惟不本彌賽亞正理、且更與之爲敵、所以耶穌不肯與以牧者之名、特以竊盜稱之、觀於第一節、可知雖同入羊牢、非盡爲牧、觀於第三節、可知雖同在一牢、亦未盡爲羊、然羊之識聲而從者、牧既引之、其未識聲而從者、不皆遺棄乎、非也、此即失路之羊、牧者後來、尙必尋覓、此處喻意、猶未論及、三節、此司門者、原與牧者、

等級相齊、兩人亦素相識、每日朝時、牧者一至、則司門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三章論心日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

者、必爲之啟門、有謂言司門者、非必實指一人、觀下文耶穌言、我乃善牧、又言我卽爲門、則知但言牧者、所入必由正理、原不必特指其人、然此不獨言門、既有司之者、則必有作用於其間、有謂此指摩西言、凡爲牧者、必當盡守摩西之理、不能出其範圍、則司門者、是卽摩西、然與摩西、相去甚遠、且觀耶穌之言、則此時司門者、猶有啟閉之事、則更非摩西、有謂此指施洗約翰言、昔日約翰能認耶穌爲彌賽亞、勸人歸服、實開信主之門、是司門者、卽爲約翰、然耶穌初言牧者、不但獨指己身、凡本耶穌之道、以牧人靈魂者、皆盡包括、則約翰但爲耶穌前驅、與後來牧者、則無關涉、有謂此指天父言、然天

父實羣羊之主，凡司牧者，與司門者，皆爲天父工人，有謂此實指聖神言，觀使徒行傳十四、二十一、二十七、三十六章，十四節哥林多前書十九章九節，後書二章十二節，可知啟迪人心，皆由上帝之力，與聖神之功，門必先啟，而後牧者得以呼羊，則知言啟門者，實指啟迪人心之意，又觀默示錄三章二十節，言人必啟心之門，以接納救主，惟欲有啟心門之力，必先有聖神感動之功，有謂司門之職，本甚卑微，耶穌以喻聖神，無乃近於輕藐，然司門者既與牧者皆同等級，則以牧者自喻，不妨以司門者借喻聖神，所以下文不復解釋此言，蓋由耶穌在世，故未及聖神之事，迨將離世，而後明言也，羊聽其聲，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僞

夏九

此言初以福音召人悔改，卽能聽從者，盜入羊牢，以穢以殺，惟善牧者，但呼羊名，如法賽人，每立規矩，皆必強人服從，若耶穌與門徒，惟以真理化人，從無勉強，此一句較上句更深一層，羊既能聽其聲，則與牧者有相親愛，故更得呼其名，觀以賽亞書四十三章一節，四十九章一節，可知呼名之意，有極相親愛之情，猶太人牧羊者，羊皆有名，故一呼之，卽聞聲而至，又觀以賽亞書四十四章二十六節，詩篇百四十七篇四節，可知天上衆星，上帝亦皆與以名管轄甚悉，遂呼羊名，原文本言，遂呼已羊名，言已羊者，有謂一牢之內，羊或數羣，故各羣各牧，呼之，則凡羊屬已者，必識其聲，故盡相從，有謂凡牧

羊者千百爲羣，其中或有十數羊，最識牧人之意者，必先呼之使出，則羣羊相率以行，故曰：「已羊。」如耶穌教中，若使徒等，最先信己之人，意謂此特言己者，以明能聽其聲，則與己實有相親之意耳。引之出者，有謂言加意以栽培，如引羊以就食，有謂引之出猶太教歸耶穌教，使靈魂無陷溺之苦，如羣羊無饑渴之虞，當時猶太人約，凡稱耶穌爲基督者，必逐之出會堂，所以瞽者，已先被逐，則觀此情形，可知耶穌所以引人，使別於猶太教者，其時已至，如在朝時，正當引羊使出，四節出則先之行，有謂此一出字，亦頗着力，言凡屬己羊，皆使之出，故其未出也，則督令於後，及其既出也，則引導於前，如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拔人之真僞

夏十

爲誘惑，然論其跡，雖似稍異，而論其僞，則亦無殊。此卽如約翰九章二十四節所言，瞽者既信服耶穌，法利賽人特欲搖動其心，使之舍耶穌而從己，言避之者，以明世之僞師多端煽惑，既不能力相抗拒，則引身遠避爲宜。羊不從他人之故，由不識他人之聲，昔有遠人遊於耶路撒冷之野，見牧者率羣羊，聞呼卽至，因與牧者易其衣，效其聲，以試之，頻呼而羊皆若罔聞，牧者雖衣遠人衣，一呼立至，此則識其聲之明驗也。世上教會，凡立司牧之職，有由監督自定者，亦有必由會衆公舉者，蓋謂必爲羊之所識，乃肯相從，卽本此節之意。然惟真羊，故識真牧，所以耶穌之意，尤重在戒人，勿爲僞師。六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僞

頁五

節，法利賽人，雖知耶穌所言，必指己等，惟其中深義，則實未能領會，故約翰謂人不知其云何。

第二層，耶穌自言，我卽爲門，無論爲牧爲羊，皆必由之

出入。

七節至九節

七節，我卽羊之門，有謂此門字，與上文喻意

不同，上言牧者入門之真僞，此則言中保之職，上言引

羊出牢，爲朝時情景，此則另有一牢，爲當午情景，蓋卽

以喻天堂，人不藉中保，不得入天堂，故耶穌於此，以天

堂之門自喻，與上文之意，別有不同，竊謂非也，此門字，

雖寓有中保之職，惟此數節之意，則仍接續上文，蓋特

以申言之，如昔所設播種撒稗之喻，其後復解釋詳明，

亦猶是也，此門，卽牧者所入，以行其職之門，往古來今，

皆盡包括前乎此者，則凡古聖先知，如亞伯拉罕、大關、以賽亞等，皆必仰望彌賽亞，以爲信德之基址，故得上帝恩典，以牧上帝選民。後乎此者，則凡身當教會之職，皆必倚賴耶穌，然後得勝其任。故七八節言人，以得職之門，九節言人，以得芻之門，言得芻者，蓋喻靈魂之得養，則猶未論及天堂，且無論爲羊爲牧，皆共此門，亦必皆由此入。至十節，則更卽正意而申明之。八節，不由門入者，原文本謂，凡先我來者，有謂此一先字，以時候言，言不俟上帝，顯明中保之理，而先自任其職，則與竊盜無殊，惟此處所譯，不由門入者，與原文之意，亦未嘗不合。耶穌言我卽門，則門字與我字實無殊，先我來者，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救人之真僞

夏三

與由我入者，正爲相反，則與不由門入者，意卽相同也。或疵議約翰書者，有謂觀此一節，卽知約翰深惡猶太人，故凡猶太之往哲前賢，皆盡誅毀，然觀約翰所言，每尊摩西，且上章言亞伯拉罕、樂見耶穌之日，則亦入耶穌之門，可知此節之言，實非一概而論，有謂此指非由耶穌所遣者言，有謂此指耶穌未成人身，以爲之啟門者言，亦有謂此指僞爲彌賽亞者言，然觀史冊，則知僞彌賽亞，多在耶穌之後，若在耶穌之前者，僅一二人，此言凡字，則知其數極多，必非指僞彌賽亞，耶穌之意，蓋總言役於魔鬼者，自始殺人，則爲魔鬼，故以竊盜稱之，亦指當時法利賽人，蓋言竊盜，皆論目前之事，法利賽

人不由門入。當前實跡顯有可憑。且攘奪天國之鑰。己已不入。更欲禁絕他人。則其僭越之權。終必害人。是與竊盜亦何以異。羊不之聽者。有謂此非當時光景。法利賽人之教。當時衆極信從。然必上帝選民。乃謂眞羊。故惟眞羊。則不之聽。觀約翰六章六十八節。馬太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節。可知。九節。此節所該更廣。凡教人者。皆謂之牧。亦凡有牧。皆必如羊。故言出入得芻。則牧與羊。概無分別。由我入者。此一入字。爲入門工夫。與下句入字不同。約翰十四章六節。耶穌自謂。我卽途也。則言歸於上帝之途。此言我卽門也。惟言得芻之門。卽靈魂得養之意。此節總括言之。故原文謂。若有人由我入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三

者得救。則無論爲牧爲羊。皆賴耶穌恩典。提摩太前書四章十六節所言。則可救己。亦救聽者。卽此意也。言得救者。蓋謂得門而入。可免在外之艱危。惟推廣其意。卽爲救罪惡之報應。出入二字。有優游自得情形。觀民數紀二十七章。十七節可知。旣在一門之中。卽若一家之樂入。則得保護維持。以相親相愛。出則能考求正理。以益己益人。十節。此一節。承上起下之詞。上言盜之等類。至此專言一盜。卽指魔鬼。而凡盜皆括其中。上言牧之等類。至此專言一牧。卽爲耶穌。而凡牧皆括其中。盜至不但剪其毛。奪其乳。且將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攘殺滅三字。盡言魔鬼伎倆。由淺入深。攘者。僭越主權。誘人

歸己殺者復害人之本心至於喪失滅者更陷人於地獄終極沉淪惟耶穌之爲牧與盜固極不同卽與世上牧人亦並相反世之牧者猶或宰食己羊惟耶穌則不但不爲加害且以生命施之上節言人得生命之地皆賴此門故出則能養育生命入則能保存生命至此則直言正意故並不言門蓋耶穌卽生命之原生命皆耶穌所與此盛字有謂卽本上文芻字之意芻常有餘羊食不盡耶穌培養靈魂之理亦窮究不盡然此一意終屬勉強有謂此指天堂之榮耀言意謂亦非此一盛字必與生字相連耶穌不但令人得以保存生命且能厚加福祉使之享受不窮故此一節不言人之藉於己專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曆

言己之施於人_{以起下文善牧之意}

第三層此言惟耶穌爲善牧

十二至十八節

十一二十三節

上文概論牧者之事至此則實言己身善牧之工於己身而大備我乃善牧此一語總舊約書所記牧者皆不能出其右如摩西大衛等雖亦善牧上帝選民然於其中猶有欠缺必至耶穌而後善牧之工始極完全觀詩篇八十篇一節九十五篇七節可知上帝爲以色列之牧者惟其善牧之妙用無聲無臭不睹不聞卽由耶穌形容而出又觀以賽亞書四十四章十一節以西結書三十四章二十三節三十七章二十四節可知彌賽亞降臨必統聚羣羊轄於一牧耶穌自謂善牧亦有指此意

而言當時猶太人有以耶穌爲彌賽亞亦有以爲非者
耶穌於此雖未自言爲彌賽亞惟能盡善牧之極致即
與古先知所言彌賽亞者若合符節已極顯然善牧者
爲羊捐命此與上節盜至以攘以殺以滅大爲相反亦
指己身將及受死而言至於爲羊捐命固見有愛羊之
心尤見有真職之據然使不遇艱危則無由辨別故耶
穌又以傭工者爲喻而申言之傭雖畧勝於盜故無攘
殺之害羊亦稍能聽從然究無愛羊之心亦無真牧之
職所以見狼一至卽棄羊而逃至此時爲傭爲牧乃判
然也所以耶穌言此一以示人使知傭與牧所由分必
值厄窮而始見一以警世之貪名圖利以爲人牧者雖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
明及牧人之真僞

夏五

與攘殺之盜不無少別然其終爲羊害究竟無殊有謂
此言傭者卽指法利賽人然上文旣以盜比之則盜與
傭不能並論意謂此必指法利賽人中之信者言卽如
約翰十二章四十二節所記殆卽其人推其心亦知信
服耶穌然恐見逐故不敢言則其貪生畏死之心是卽
與傭無異亦言後世信主不篤者每爲俗情窘逼因避
十字架之羞慙觀加拉太六章十二節腓立比三章十
八節可知更觀馬太七章十五節使徒行傳二十章二
十九節則知凡言狼者皆指殘暴之人惟上文言盜之
攘殺旣以之指惡人此必另有所指故有謂所言狼者
盖喻羅馬國之權然殺耶穌者雖爲羅馬國實自猶太

人則不當以狼稱之。意以爲必指魔鬼言。或謂此言傭
實見狼。人不能見魔鬼。然見世情之窘逐。即見魔鬼之
權能。凡與耶穌教爲敵者。其權能皆自魔鬼而出。是卽
狼也。 四十五節。我乃善牧。此句雖覆上文之語。惟
上明與盜相反。此明與傭相反。言我羊者。以見牧有真
牧之分。羊亦有真羊之別。言識我羊者。與提摩太後書
二章十九節。其意相同。羊亦我識者。蓋能深識其心。耶
穌之心。在門徒者。各有不同。或因而喜。或因而憂。或因
而哀。憐矜恤。凡此之心。皆知甚悉。則心與心。自然相通
惟耶穌之心。先通於門徒。故門徒之心。亦通於耶穌。哥
林多前書八章三節。加拉太書。因章九節。蓋卽此意。耶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
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六

穌與門徒相親。由其與天父相親。卽爲羊與牧相親之
根本。亦相親之法。則觀於約翰六章三十七節。則知凡
就耶穌者。皆天父所與之人。耶穌與天父同體。則天父
所愛之羊。亦耶穌所愛之羊。耶穌不但與羊相親。而且
爲羊捐命。此一捐字。原文指現在言。雖捐命之事。猶在
後來。而捐命之心。定於現在。觀約翰一書二章二節。則
知耶穌受死贖罪。蓋爲普世。不僅爲門徒。此言爲羊捐
命者。以明受死之功。惟門徒爲獨得。且特以明愛羊之
心。至於致極。故但言羊。其餘皆有未及。耶穌雖無人不
愛。惟最愛者。尤在門徒。與約翰十六章九節。所言同意。
十六節。此節之意。與約翰十一章五十二節。十二章

三十二節相同皆言將來異邦人因受死之功以歸耶穌其所以言此者必與上節之意有相聯屬有謂耶穌因捐命之言記及將來十字架之事且知必因十字架之道猶大異邦兩相和合不隔藩籬故舉異邦人而論意謂不然當時法利賽人一聞耶穌爲羊捐命之言其心以爲今日之人不從爾者多從爾者少至我等士子更無一肯相從則爾之羊實能有幾故皆存譏誚之心耶穌預悉其心所欲言故特言此以明他日無論猶大異邦皆將合而爲一以彰我捐命之功也我又又有羊此有字雖在將來然既終屬耶穌卽爲耶穌所有此較上節識字更推深一層不但既從之後羊能識我卽未從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日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頁七

之先我已識羊觀使徒行傳十八章十節可知我又羊非此牢者有謂此指猶太人散處四方者言然此仍屬猶太教之中且常往耶路撒冷守節則亦同在一牢此言非此牢者似仍指異邦人爲當有謂言非此牢則有他牢可知蓋指世上各教而言言所有各教不過暫得爲牢之意然耶穌第曰非此牢則此意雖或有之惟不能實指而論非此牢者原文本言非由此牢者觀此一語則知耶穌教與猶太教後來迥別有謂耶穌不言別有一牢可知耶穌教不必如猶太教拘守儀文故猶太教如羊之夜在牢中耶穌教如羊之日在野外然觀上文出入兩字則雖未明言一牢已富有牢之意則知

耶穌教未嘗無法度典章，惟所最重者，則在總合人心，共歸一主，不在拘於末節儀文，而且牢之爲用，特以保護提防，至後來真理大行，則無艱危，不須保護，亦無誘惑，不用提防，故耶穌第言一羣一牧，而不言牢也。我當引之者，言耶穌受死之事，亦爲異邦人，則以贖罪之功，感動異邦人，此所當然者，惟耶穌當日未嘗教及異邦，此言我當引之，使聽我聲，可知後來門徒遍傳福音，能藉聖神之助，感化異邦人，卽耶穌引之之明驗。言一羣一牧者，其意有三：一則猶太與異邦，必因耶穌合而爲一，以弗所二章十四節所言之意是也；二則將來真理遍行，各國教會，亦必合而爲一，約翰十七章二十一節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僞

夏八

所言之意是也。三則萬世萬國之人，後來得在天上，亦必合而爲一，且得耶穌以爲之牧，默示錄七章九節十節，十六十七節所言之意是也。十七十八節耶穌此論將終，復歸結於爲羊捐命之意，因令凡猶太人，此牢之中者，凡異邦人，此牢之外者，皆識其爲善牧，皆知服從，且令天父愛之愈切，耶穌孝於天父，己爲天父所愛，惟天父愛羊，耶穌至捐命以愛羊，尤善體天父之心，故更得天父格外之愛，捐復二字，原文猶云取舍，故我舍之，亦我取之，可見有自主之權，然使徒有捐命，而無復生，則無以孝事天父，亦無以善牧羣羊，是等於自戕之罪，未得天父之愛也。故曰：父愛我，以我捐命而復生，且

徒捐命，則善牧之工，或將中絕，必又復生，繼承善牧之職，而後一羣一牧，功效完全。世間牧者，有時欲救羣羊，反爲狼害，則不得已而捐命，皆由力不敵狼，惟耶穌不然。故曰：我命非人所奪。此一八字，原文本無，蓋不獨指人言，舉凡天使魔鬼與夫一切兇頑等類，皆括其中。觀約翰十八章六節，羣卒欲執耶穌，一聞我是之言，衆皆却退仆地。又觀路加二十三章四十六節，耶穌將死之時，自言以神託於天父，是皆非人所奪之明驗也。耶穌爲上帝子，固能操生死之權，而且世人因有罪惡，故服死亡，耶穌全無罪惡，則不服於死亡，故其捐命，固由權之自主，亦由心所甘爲。天父之愛耶穌，實原於此，不如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頁九

此則不得爲功，天父之心，亦不能感格，是我奉父之命，此一語有謂總言耶穌在世，雖至生死，皆能自決其權，實自父命而來，意謂不然，此蓋專言捐命復生之事，捐由父命，復亦由父命，然旣曰奉，則知非由強致，皆心所樂從，必言奉父命者，一上文能捐能復之言，恐人以爲僭妄矜誇，故言我實奉父命而行，以明其謙卑遜順，而且耶穌身受死難，倘非父命，則屬妄爲，況乎徒受死難，非即有贖罪之功，雖萬倍加之，亦終無益，惟必奉父之命，則確乎有據，故能盡救己羊。十九二十節，猶太人一聞此言，紛紛辯論，由其非善牧者之羊，故不識善牧者之聲，推其忿恨之由，一因耶穌特言竊盜，以指當

時司牧之人，再因耶穌捐命之言，三因耶穌言猶太人與異邦人終合爲一，有曰彼憑於鬼，故爲狂妄之言，又何足聽，有曰此非憑於鬼者，蓋鬼但欲蒙蔽人心，安能明瞽者目，然此等人，雖能畧信耶穌，惟於謗竇之言，第辯其非，仍存畏蒞之心，故其餘皆不敢及。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三章論心目之晦明及牧人之真偽

夏

第八十四章論耶穌將及受死永別加利利省馬太

十九章一節馬可十章一節路加九章五十一節

此一次耶穌離加利利省有謂當卽張幕節前觀約翰所記詳述耶穌在耶路撒冷之事厥後絕無返加利利之言於此可知然攷耶穌兩次往耶路撒冷迴迴不同前次之往則甚隱然此次之往則極顯然且遣七十使徒先行傳佈前次之往行程甚速此次之往行程甚緩且沿途施醫傳道隨處停留觀路加十三章二十二節十七章十一節所記雖屢次啟行皆屬途中之事然則自此起程雖在耶路撒冷厯修殿節仍非住足之時卽周遊村邑亦不過暫留必經五月之久直至逾越節而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四章論耶穌將及受死永別加利利省

夏上

後此一路之程始息也有謂耶穌於張幕節後仍在耶路撒冷鄰近地方居停兩月乃返加利利省既遣七十使徒先於其所欲往則又啟程馬太等所記之言殆卽此時之事然當張幕節衆人已取石擊耶穌則耶穌於此未必尙欲久留况約翰所記明言耶穌於修殿節後卽往約但外仍在昔時約翰施洗之所以居未聞有返加利利省然則此次離加利利省必在張幕節後可知雖然三傳所記亦似有可疑者觀路加之言則知此次耶穌欲往耶路撒冷本經撒馬利亞而行乃因鄉人不納遂至改途然觀下章耶穌遣七十使徒則在加利利省惟此一事所關甚大則必預先籌度斷非出自偶然

乃以鄉人不納之由，因返加利利省，始遣之行，有是理乎？抑知路加所載，因記耶穌行程，故及撒馬利亞一事。至遣使徒，則必在先，不能以所書前後爲次第之分也。有謂七十使徒之遣，或在耶路撒冷，抑在約但外，亦未可知。安必其在加利利省？然觀耶穌所語使徒者，實指伯賽大及迦百農而言，而謂非加利利省，可乎？且路加十章至十八章，所記耶穌事，多在約但外。時此馬太馬可，每不及載者，有謂此由使徒傳於路加，故逐事彙書，全無統紀，且於何方向地，亦多有未詳。意謂路加所記之言，正以補馬太馬可兩人之未備。觀於本節所言，昇天之日，原文本無天字，蓋受死昇天二事，皆括其中，定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四章論耶穌將及受死永別加利利省

夏五

向二字，原文言面之定向，以明耶穌亦有血氣之情，明知耶路撒冷，人心頑惡，危難當前，且衆門徒皆有不忍其去之心，惟耶穌必努力向前，志意堅定。

第八十五章論撒馬利亞一鄉不納耶穌

路加九章五十二至五十六章

耶穌此次由加利利省起程，至撒馬利亞之北，有謂觀於約翰四章，耶穌曾在撒馬利亞之南，停留數日，感化多人，故此一次，更欲鄉邑周流，盤旋愈久，且猶未定耶路撒冷之行，所以遣使前往，特備舍館者，或以爲耶穌一往，則隨從者多，故先作居停之計，惟觀原文，本無舍館二字，則知非徒舍館之謀，或先申明耶穌爲彌賽亞之職，使人皆得預備接納之心，然當其時，去修殿節，尙有數旬，則謂耶穌欲在撒馬利亞，住止多時，其說尙可，若謂耶穌欲往耶路撒冷，意猶未定，則斷乎不可，蓋鄉人之不納，實由耶穌定向耶路撒冷而行也，素來猶太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五章論撒馬利亞一鄉不納耶穌

夏三

人，上耶路撒冷守節者，每經撒馬利亞之途，惟猶太人從不入鄉借宿，鄉人亦不相留，然撒馬利亞亦有殿堂，在其哩心山巔，常以爲彌賽亞降臨，必振興彼等殿堂，將令衆人，皆得於此崇拜，今見耶穌定向耶路撒冷，則大違所望，此其不納之由，雅各約翰二人，見其簡慢不恭，因而心中忿怒，蓋或猶記耶穌山上變化榮耀光華，古先知尙且推崇，凡世人尤當尊敬，乃竟拒而不納，則獲罪良多，故曰，主欲我招火，由天降而滅之，如昔以利亞所行，惟推其心，不但有責撒馬利亞人慢師之心，且有猶太人素惡撒馬利亞之心，更或因此日，長途跋涉，往返虛勞，所以愈形憤激，又或因昔日曾見以利亞，且

心服於耶穌、則已爲耶穌徒、必能與之相等、是尤有驕矜躁妄之心、昔以利亞行此一事、亦在撒馬利亞之境、去此不遠、故雅各約翰、更憶及以利亞、昔時報惡所爲、雖不敢遽請於耶穌、惟問欲行之可否、然以今較昔、其事大有不同、昔日以利亞、爲兵威所窘逼、故不得不然、若此鄉人、惟有拒絕之心、非有威逼之罪、其時亦有不
同、昔之所重者、衡人以法、今之所重者、施衆以恩、古本新約書、或有不載、如以利亞一語者、蓋謂此言、以利亞之非、則與舊約有間、不知以利亞之道、與耶穌之道、實無差別、皆自一本而來、馬可三章十七節、雅各約翰、又稱半尼其、是卽雷子之意、有謂所以得此名者、則因此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六十五章論撒馬利亞一鄉不納耶穌

頁五

事、其性剛烈之由、然此一事、實有過激之愆、未必特與以名、使彰其過、耶穌一聞雅各約翰之言、顧而責之曰、爾誠何心、不自知耶、顧字原文、言反顧、心字、原文爲神字、言其心之所感、或邪或正、乃不自知、觀此、則知耶穌不責鄉人、全無接納之心、實責門徒、妄指舊約之事、並忘平日教訓之言、所以心驕志滿、故以爲昔日以利亞、與爾今日、爲我門徒、自然有別、而況昔日先知作爲、與我今日作爲、亦有不同、彼爲上帝僕、所以必極嚴厲、以存上帝威名、惟我爲上帝子、則必以慈愛爲心、爾爲我徒、尤當以我慈愛之心爲心、爾從我既久、豈不知我從無報怨於人、且我嘗言、敵爾者愛之、誑爾者祝之、憾爾

者善視之、陷害窘逐爾者、爲之所禱、爾豈忘之乎、蓋人子至、非滅人命、乃救之也、此言我特加人生命、使得悔改之時、非滅人生命者、及至後來、撒馬利亞人、卒能接納福音、以救靈魂、約翰亦卒爲撒馬利亞人祈禱、俾受聖神、可知約翰終能體救主之心爲心、亦可知耶穌不欲滅撒馬利亞人、亦終得有功效、觀使徒行傳八章、十四至十七節、可知有謂耶穌言此、亦有非以利亞之心、舊約之世、與新約之世、所以不同、抑知非也、舊約所言報惡之事、皆根於上帝、新約所言赦罪之恩、亦根於上帝、本無不同、惟報惡之事、卽爲審判之事、此則其常、若耶穌臨世、特使人有悔改之機、此則其暫、所以耶穌去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五章論撒馬利亞人
不納耶穌

夏五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穌之心不同耶穌因人

施教

馬太八章十九至二十二節路加九章五十七至六十二節

觀馬太所記則爲耶穌在加利利湖濱廣設喻言之後將及登舟之時觀路加所記則爲耶穌在撒馬利亞不見納於鄉人復返加利利之時兩傳不同似難論定惟細按之馬太所記從耶穌者二人其一則在登舟時者其二則因事同一類故並記於一時耳路加所記從耶穌者三人其一則因鄉人見拒無地棲留正合耶穌昔日之言又因下文所記之事故接續上文相連並及其二其二則實在途間蓋耶穌將受死此時一去無再返加利利之期故欲門徒相從其心迫切如但同舟共濟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穌之心不同耶穌因人施教

三六

則旋往旋還必無此緊急情形也或謂馬太路加所記其間雖同其答雖同惟時異地殊則其事其人亦當各別抑知四傳之記每多因事彙書非皆次第後先故不必強爲之說或謂馬太不記其三蓋十九章所言貴厚之少者是卽其人路加則並記之或自傳聞之悞耳然此少者惟問永生之道未嘗自欲爲徒且耶穌猶命之相從則彼更無願從之語可知兩事不同未可渾而爲一至此士子或聞耶穌言卒相從不果惟新約不載故未得其詳

第一層耶穌處置急於相從之人路加則言或人馬太則言士子是其初就之心以爲士子從耶穌者寥寥無

幾我能從爾，必極欣然。有謂彼雖有意相從，未必真心受教，或因耶穌衆人尊仰，終當推戴爲王，則已亦將貴顯。然此念之有無，尙未得而窺測，卽其急於造就，已不預計後來。蓋爲耶穌徒者，必極克己，乃可相從。若未能量度於心，則其進銳，必其退速。耶穌意謂，無論高居王位，深處王宮，卽此偃息不遑，欲求片席之安，且不可得。故曰：狐狸有穴，飛鳥有巢，惟人之子，無枕首之所也。狐狸以在地之物言，飛鳥以在空中之物言，巢字總言棲止之處，非必專泥於巢，萬物得天上恩典尤多。人子爲萬物小主，自外觀之，似猶不及。耶穌雖家於迦百農，然每周遊傳道，跋涉辛勞，且後來一別迦百農，直至受死時，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穌之心不同耶穌因人施教

夏七

皆行蹤靡定，或朝而往，不知夜宿何方。況人至死，猶得枕席安眠，惟耶穌死，乃在十字架中，竟無枕首之地。故其意謂，我循勞苦之途，必至死而後已，則所歷者，皆崎嶇險阻，爾其能否追隨，然不呼之使前，亦不却之使後，惟令自爲審度，以慎於始，無悔於終，有謂此之士子，或卽猶大。然耶穌嘗言，十二使徒，皆其選召，是則猶大亦非自己，求欲相從者，則此一說，似無足據。

第二層，耶穌處置，緩於相從之人，路加則言，又語一人，馬太則言，又一門徒，此蓋悅服耶穌教訓，已有相從之心者，故以門徒稱之，然其身未相從，故耶穌特命之，或卽使之，與於七十門徒之列，前之欲從耶穌者，過於躁

急耶蘇特爲緩延。此之欲從耶蘇者，又過於遲疑耶蘇特爲催促。當時耶蘇將別加利利省，惟此門徒尚有留戀之情，故有謂言歸葬父者，或藉此以爲推阻耳。其父此時實猶未死，蓋欲終父之世，而後相從也。然觀各家註疏，則言已死者爲多，惟以理推之，則當未死。如果已死，門徒若在，則必身近其父，卽爲不潔，例不與人往來，則必不見耶蘇。若或門徒不在，此時聞報欲返，其家相去遠，則已隔多時，猶太人喪葬之例，凡有死者，不久停於家，雖歸不及，其家相去近，則父猶未死，先已知聞，無俟此時始言歸葬。然則言歸葬者，其必重視親喪，故以身親爲孝，則雖父猶未死，或預計及將來也。然卽其問

耶蘇事蹟攷

卷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蘇之心不同耶蘇因人施教

夏

耶蘇之語，似於其中，亦有阻礙之端，故未能自決。所以耶蘇正恐因而阻礙，且慮其家或有誘惑之事，足以擾動其信心，故特爲阻止。更觀利未記二十一章十一節，則知爲祭司長，雖父母之死，猶不得身親，誠以上帝爲永生之原，罪惡爲死亡之本，故近上帝，必遠死亡。耶蘇爲上帝子，以贖罪更生爲急務，爲之徒者，日與相親，亦必遠於死亡。如醫院之中，爲醫者與其徒，日以救人爲事，間有病而死者，殯殮之事，自無干與，不能兼涉，以阻其應盡之工。故耶蘇曰：從我，任夫死人葬其死人，言彼家中，未必皆知真理，是溺於世情而死，如以弗所二章一節之言，惟爾從我，傳上帝國之道，視葬死人，其事更

重其功更倍且必尊上帝爲主則尤當先於父母盡力上帝之工則尤獲益於父母所以得從耶穌同上耶路撒冷親見耶穌受死復生即能曉然於肉身之復活靈魂之永生實爲天下萬民復活永生之本迨及返時其父未死則能以復活永生之理安慰於父即其父既死亦能以復活永生之理仰望於父則其爲孝不愈大乎至此門徒有謂爲傳道之腓力者自古以來已有此說有謂爲多馬者似亦畧肖生平然皆無可考據

第三層耶穌處置不專心相從之人此一事惟路加記之聽其言則似首記之人推其心則似次記之人故在二者之中言別家人者有謂原文之意言與家人設筵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穌之心不同耶穌因久施耶

夏九

叙別竊謂不然此必調停家事而後遠離耳然恐擔延日久則或不及相從故耶穌所答未嘗許之使返亦未嘗阻之使留惟以警醒之言使知立心必當專壹此言顧後者雖不至如羅得之妻若是其甚亦非如彼得後書二章二十二節之言惟言紛逐於世情則不能專壹其心以成其事如手執耒耜有事西疇則行步必堅瞻視必直然後得善其工如或分心他顧則用力不均起土不深界畫亦不正身當傳道之任亦必作如是觀上帝既定以當盡之工則終其身皆必舍棄俗情以盡力於其職如或重視己私則於天國之榮無分無與也上文言耶穌定向耶路撒冷而行故令門徒亦必定向天

國之工效法於己有謂此爲馬太者然亦無可考據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六章論三徒從耶穌之心不同耶穌因人施教

三言

第八十七章論耶穌遣七十門徒

路加十章一至十六節馬太十

一章廿一
至廿四節

此次耶穌又立七十門徒，然非常任使徒之職，蓋但遣之先往，宣傳於衆，使人預備接納之心，觀於馬太十章，耶穌昔遣十二使徒，所有日後情形，皆必言之甚悉，惟此一槩未及，可知其職，僅屬暫時，必非永久，雖則耶穌自加利利至耶路撒冷，沿途皆有逗遛，然可暫停，不能久駐，故必先遣門徒，使得預知警備，惟此之時，使徒出身，所遭窘逐，更倍昔時，故昔言羊入狼中，此言羔入狼羣，則更艱危險阻，又言途中，勿與人施禮，則尤謹小慎微，且言不知改悔者，其受報更深，則知人心愈加頑惡，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七章論耶穌遣七十門徒

三

至於遣往之地，則在約但外爲多，惟撒馬利亞省邊境，與猶太省鄉邑，或亦有之，至於加利利省，耶穌已指其地，責其拒絕之深，則必無再往也，首節又字，有謂，上章五十二節，既言遣使前往，此言又遣使徒，意謂非也，前遣十二使徒，今遣七十門徒，則此又字，當從前次生出，惟必七十人者，有謂猶太公局之中，設有七十長老，總司其事，耶穌亦立門徒七十，以明教會規矩，備極完全，然觀民數紀，十一章，六十七節，則七十長老，其所立之本意，可得而知，惟觀本章首節所記，耶穌遣門徒，先於其所欲往諸邑，諸地，則知當時特立七十人，專爲耶穌，此次程途之事，非爲教會，將來久遠之規，又有謂十

二使徒以開後來教會監督之先，七十門徒以開後來教會司牧之先，然觀使徒行傳，無記此七十人，則知此說未當，亦有謂猶太人每言異邦人，共有七十種，觀創世記十章所言雅弗之裔，十有四人，含之裔三十人，閃之裔二十六人，合成七十之數，蔓延於地，各爲區別，故據此而言，昔耶穌往守張幕節，惟節期獻祭，以七十牝牛，蓋寓異邦人凡七十種，且於其時，耶穌以注水之禮自喻，故立門徒七十，以明活水之益，將遍及異邦人，故不獨立十二使徒，爲以色列支派預表，更立七十門徒，爲異邦人預表，如昔所言，我又有羊，非此牢者，卽一意也，而況昔命使徒異邦之塗，勿由撒馬利亞邑勿入，此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六十七章論耶穌遣七十門徒

三夏三

時無復是言，可知耶穌之教，漸及廣遠，合此一段，總分兩層，一以告所遣之門徒，一以警見拒之世人。

第一層，自二節至十二節，耶穌未命門徒之先，首及穡多工，少數語，昔遣十二使徒，曾有言之，惟此時並及異邦人，則穡更多，天國之域限更廣，至於所告門徒，使必皆以，使徒爲法，亦專倚賴上帝，無須攜帶衣物資財，且戒途中，慎勿與人施禮，此爲昔日所不言者，有謂，當此之時，窘逐更多，若或與人施禮，則必交際多端，反恐因而滋累，有謂非也，但因其工急迫，故無暇及虛文，卽如列王下紀，四章二十九節之意，猶太人交接之道，禮數極繁，故必專壹其心，不及他顧，迨至人家，則己已得平

安之福亦必代人祈禱平安至於所以奉己者勿求豐美之供與其奢毋寧儉惟日用飲食則可直受不辭無或苛求亦無庸固却與者既不傷惠取者亦不傷廉蓋工得其值宜也人既接納此由上帝啟迪其心則必至於其家終於其事勿由此室以移彼室而後功效有成必盡心竭力以傳福音真理尤必醫其邑之病者以爲天國臨格之徵有謂昔日使徒並有甦死逐鬼之能此時門徒僅有醫病之能可見其權不及使徒之大然觀下文復命之言曰以爾名鬼亦服我則非徒有醫病之權言上帝國近者以見福音之道已極顯明機會之乘已極便捷惟過此以往則後悔無期也若或人不接爾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七章論耶穌道七

三
三

亦必如昔使徒對衆拂去足塵以明與己毫無干涉且至後來亦得有據以定其罪故人雖不接爾猶必申明上帝國近爾之言使知失此悔改之時實由於己已上數節詳見本書五十五章更可參看

第二層自十三至十六節馬太記此約在一年之先其時約翰在獄特遣門徒往問耶穌耶穌既答其徒之後復責衆人之言以見人心橫梗故不從約翰亦不從我言惟路加記於此時似爲更合蓋所責之言極重幾於失望則後來耶穌何肯復諄諄教誨猶及一年況觀馬太二十節所記原文言始責之可見馬太之意言耶穌所責之言蓋自此始而終於至極因以後日之語並記

於一時也。哥拉汛、伯賽大皆爲小邑，故並舉而言。此二邑皆近迦百農，相去僅數里，至於迦百農則獨舉而言者，蓋由耶穌居處其間，已有二年之久，則栽培之力更多，得升至天者，有謂迦百農依山建邑，故言其形勢之高，有謂迦百農商賈往來，故言其貿遷之盛，更有謂耶穌非稱其地實以地因人重，故自有矜詡之心，意謂皆非也。上言二邑，既實指所施異能，耶穌居於迦百農，則所施異能更廣，蓋即指此而言。所多馬在死海之濱，迦百農在加利利湖之濱，耶穌以之相較，亦有畧似情形。推羅、西頓二邑皆接近地中海，素稱富庶，惟風俗極淫亂，奉事巴力之神，自其倡始先爲亞力山大所滅，至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七章 耶穌遣七十門徒

三夏西

耶穌時，漸復振興，觀使徒行傳十二章二十節、二十一章三十七節，可知二邑當日尙存，故馬太所記耶穌惟言若施於所多馬，則彼邑今日猶存，而不言推羅、西頓也。舊約書每舉所多馬事，以警以色列人，見申命記三十二章三十二節，以賽亞書一章十節，耶穌卽本舊約之意而終言之，以明彼等頑梗之心，不知悔改，則必終於失敗。耶穌不責拿撒勒者，有謂蓋由自少而壯皆在此邑，故特諱言，意謂非也，蓋由耶穌出身未久，卽見棄於鄉人，所以舍而他適，故所施異能不及此數邑之多耳。觀此數節之言，可知耶穌亦以異能爲重，誠以神蹟之事實能動人悔改之心，其終不悔改者，皆由不卽本心。

以體會神蹟，有謂耶穌所言真理已足感化人心，神蹟特其緒餘，凡見於四傳之中者，似亦無防剛削，抑知耶穌之意，以爲神蹟之事，與教訓之言，皆當並重，而神蹟尤爲教訓之明徵，悔改之心，必由此起，故必不可缺，更觀耶穌之言，可知所以責人之心，無非爲人陷溺之憂，全無爲己窘逐之事，亦可見上帝盡以審判之道，顯示耶穌，故於各時各地之人心，皆能洞悉，以較短長，亦可見賞善罪惡，各有等分，厚薄重輕，絲毫不爽，更可見審判之時，受報最重者，非在異邦人，蓋真理流行，則異邦人，得聞福音，亦知歸主，惟知而不改者，心爲至頑，罪爲至大，耶穌所指之邑，非謂絕無信主之人，惟同流合污，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七章 耶穌遣七十門徒

耶穌之道所盡之工，卽耶穌之工，而且門徒爲耶穌所遣，耶穌更爲天父所遣，故又曰，拒我者，卽拒遣我者，然則不信門徒，無異不信耶穌，不信耶穌，無異不信天父，其受報也，不亦與迦百農諸邑等乎。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七章論耶穌遣七

十門徒

三夏矣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路加十一章十五至二十四節
六十七章二十五至三十節

耶穌與門徒相會之地諒已預先酌定想必即在門徒啟程之所特留數日以俟其還已亦得而祈禱抑率十二使徒或又他適皆未可知惟此七十人去不多時往返亦數日間耳

第一層門徒反命耶穌與之皆喜路加十七節至二十節此時七十門徒畧有滿足之心故喜而返且不及言人心之向背主道之從違惟述其事功以誇其成效故曰主以爾名鬼亦服我觀一我字已隱有矜張之意門徒初奉遣時耶穌惟命之曰邑有病者醫之乃更推廣其權竟能服鬼此則意想所不及雖服鬼之事七十人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三

未必皆然然既有此權能則同輩中以爲亦皆尊顯所以耶穌答之亦示警戒之詞更使之知鬼之能服非由爾之力實由我之權故耶穌曰我見撒但自天而墮如電然有謂此言未開闢之先撒但有罪爲上帝所逐電字指撒但當時之榮耀言以賽亞書十四章十二節即以此意喻巴庇倫王之滅亡耶穌言此以明魔鬼之主自天被逐而來安得有權以爲我敵有謂此言魔鬼昔在荒野特試耶穌惟其無術以誘動救主故亦無權以欺壓世人此天字非實言天第借指撒但之權耳新約書每言魔鬼爲空中之君殆卽此意自天而墮蓋言盡失其權有謂此以耶穌所見者而言門徒所見逐鬼之

事惟及於有形，耶穌所見撒但之隕，並及於無形，鬼之能服，由魔鬼之主，已就敗亡，耶穌實爲目睹，且七十門徒亦寓七十種異邦人之意，猶太人每謂凡異邦人，所事偶像，皆有魔鬼，憑依，惟耶穌以爲誘惑人心，使拜偶像者，則爲撒但，故見此時撒但已隕，則拜偶像之風亦漸衰微，有謂此言耶穌預見將來之事，蓋指耶穌受死，盡敗撒但之權，如約翰十二章三十一節所言是也，而且福音真理，日漸流行，則撒但之權能，終於滅絕，如默示錄十二章七至十二節所言是也，惟觀原文，此一見字，實指門徒奉遣而去之時，門徒出身，傳耶穌道，自必魔鬼敗亡，故卽古昔情形，借指當時光景，以明撒但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憂

獅與蛇爾可踐之，穉獅巨蛇爾可躡之。人有信德，必將應驗。上帝應許之言，惟此言必先應驗於耶穌，而後應驗於信徒。此節之意，蓋言將來窘逐之事更多，然窘逐之事愈多，而抵敵之權亦愈大，故無足慮。二十節耶穌更戒門徒，雖得神服於爾，未足爲喜，必得名錄於天，乃足爲喜。爾雖得此權能，然未得上帝施恩赦罪，准爾爲天國之民，則終無益。故所喜者，不在得有權能，制服撒但，惟在得上帝恩典，令爾得脫撒但之權，更令爾得補撒但昔日在天之缺，則爲真喜。名錄於天，此以賽亞書四章二節，但以理書十二章六節，皆有言之。蓋借猶太人生齒之籍爲喻，有謂此言上帝開闢之初，已預知耶穌事蹟矣。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三

人善惡，故先書於冊，以別得救者之名。然登民籍者，必於既生之後，始得書名，則知人必更生。盡除舊習，改作新人，始得錄名於天國。又觀出埃及記三十二章，三十三節，詩篇六十九篇，二十八節，默示錄二十二章，十九節，可知名雖已錄，尚能塗抹於後來，則尤非預早安排，一成不易。故雖得有權服鬼，猶恐生驕傲之心，以阻靈魂入天之路。若得名錄於天，則不藉己權，惟倚賴上帝恩典，歌頌上帝尊榮，必無驕傲之心。自能永久，且服鬼之能，第以栽培人之信德，使有徵效。若名錄於天，則不僅爲信德之徵效，且爲信德之顯然恩賞。觀此一節，耶穌教門徒，必以名錄於天爲喜，可知人得上帝赦罪。

書名於生命冊心中必能有據而知

第二層耶蘇讚頌天父選人之法盡善盡美路加二十一至二十四節馬太二十五至二十七節觀於馬太所與上文接續之意蓋言耶蘇指責迦百農等邑人多頑梗不馴心深憂戚因念門徒之列多有篤信之人可知非由真道之不行實由人心之自滿足見上帝特令謙遜者得救贖之恩所以心中安慰故有讚美之言有謂馬太記此本與上文不相聯屬卽路加亦然此蓋昔遣十二使徒使徒反命時耶蘇所言者故時有不同惟觀原文馬太所記首言當其時路加所記首言當此時可見馬太第因事策書路加則實指一時之事且與上文

耶蘇事蹟攷

卷

第八十八 章論七十門徒

一

意尤貫串耶蘇旣遣七十門徒猶不忘迦百農等邑多因士子諸人恃其才智擾動民心所以民心曰就奸頑致令耶蘇之心更加憂戚惟此時門徒反命則知驕泰者未能受教謙卑者尙有信從可見撒但之權已就敗亡天國之立已多成效更或耶蘇念及門徒非皆具大才能則已雖有受死贖罪之功猶慮將來難勝重任所以此次門徒反命卽知上帝能使至卑微者建絕大之奇能是則門徒返報之語蓋卽上帝使之慰藉耶蘇之心故不禁歡喜讚歎有此兩節之言二十一節耶蘇心喜原文心字本爲神字新約中每用之蓋言所通於上帝之心觀於耶蘇時而悲哀時而喜樂不與人殊可

知其身不但具有帝性亦具有人性惟於悲哀之中能
卽易而喜樂可見耶穌信德充足有餘蓋與萬福之原
深相默契耶穌曰父乎天地主也言父者以耶穌之親
愛言言主者以上帝之權能言天國之立上帝自有權
能預爲措置故無需人之才力聰明我讚爾以此道隱
於智者才者而顯於赤子此一道字有謂卽指上文耶
穌所施異能其中奧妙之道言人雖得見異能而仍不
知悔改則由此道之隱藏有謂當指上帝罪驕矜者而
救謙遜者之道言顯於赤子者舊約書中每言赤子得
上帝默化之恩見於詩篇八篇二節十九篇七節百十
九篇百三十節有謂耶穌讚美上帝者不重隱於才智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
反命之事

三章

此耶穌中心悅服之言，上帝設此救人之道，亦卽以限制耶穌在世之上，尤爲法良意美，且能盡父愛子之心。二十二節此一節，復承上節，隱顯二字而言，父惟顯之於子，子亦惟顯之於父，萬物由父賜我者，有謂此以萬物之權言，言上帝以權賜耶穌，使能制服萬物，以益教會，觀約翰三章三十五節，則知此意。施洗約翰曾已言之，惟得此權，亦有次第，初而成人降世，繼而出身傳道，終而復生升天，則所得盡全，亦有謂此以萬物之理言，言賜我者，蓋由太初之始，耶穌已與天父共在，則萬物之理，已盡顯明，故不言顯，而言賜也。然此物字，原文本無，猶云萬有之意，所該極廣，則能盡知萬物之理，卽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三

得有萬物之權，可知言權言理，無庸辨別，而況赤子之心，得與耶穌相通，亦能制服諸敵之權，以推廣天國之理。至於天涯地極，惟萬物之權，由父賜子，實由有父子之倫，耶穌爲天父聖子，生於萬物之首，在於開闢之先，故父之外，必無識子，此亦有意，責世之自矜才智者，以爲博古通今，必能識子，而不知舉凡往哲前賢，極至先知天使，且不能識子之真，是則能識子者，必由天父之默示，而且子必顯明其父，父亦由子顯明，未有天地之始，父之情，惟獨生子知之，則無聖子之默示，亦必不能識父，雖卽有形之物，亦畧顯現天父權能，然物與天父疎，子終與天父親，故其中之奧妙精微，必由子顯，觀原

文所記馬太路加不同路加則言父識子如何子識父如何馬太惟言父識子子識父而識字較着力觀耶穌此言雖與天父實同一體而父究屬本原故先言父識子而後言子識父有謂此言父子蓋以理言耶穌識上帝慈愛之心故稱爲父上帝識耶穌仁孝之心故稱爲子意謂此當以性體言必由倫以及理非由理以及倫子所樂示者由耶穌以子之心感於赤子使皆有愛父之心故得與耶穌同稱上帝父是則赤子初能識父致有此親愛之情皆本於耶穌惟天父顯子之理以示人本極大公失此理者蓋由才智之自矜得此理者蓋由赤子之接納耶穌顯父之理以示人亦極大公雖言所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三臺

樂示者似亦有不樂示之人然觀馬太所記耶穌復言勞苦負重者就我我賜爾安可知耶穌之心必欲遍及衆人其不就者實由自棄二十三節耶穌因上文所言子所樂示者故念及門徒門徒得耶穌顯示則其福甚大雖古先知后王尚有求而不得者撒母耳下記二十三章一至五節所記大關之言及其將死猶有仰望彌賽亞之心此言后王或有指大關之意又觀彼得前書一章十節十一節可知古聖賢皆甚欲見基督臨世之期惟舊約之時猶未得此恩典故未能盡識天父耶穌昔在湖濱廣設喻言之曰曾及此意惟於此時再述其意更深昔言門徒之福謂能識耶穌口所言之至

理此言門徒之福更能識耶穌並及天父中所藏之奧義昔言先知義人此言先知后王更言后王者以明非必尊貴者皆遺棄真理卽古之后王猶有極仰望之心而竟不可得則爾之得見得聞實爲尊貴

第三層耶穌使勞苦負重者就已則賜以安馬太二十八至三十節有謂馬太路加兩傳所記皆傳述於一人然觀此數節耶穌所言最足令人安慰亦最足動人聽聞則路加於此何至偶然忽畧其不及記者知非本自一人或謂路加爲保羅徒保羅每視猶太律法過於拘迂此言負軛亦有拘於律法之意所以路加特畧其詞然保羅第以爲人得上帝恩典感化於心自然遵守律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三

法不覺拘束之苦此與耶穌軛輕負易之意正自相同至此數節之言有謂耶穌旣答施洗約翰門徒之後復以此言並告衆人示以卽所當來之彌賽亞然細按之約翰遣門徒問耶穌已在數月之前而況耶穌已舉所行神蹟顯然可據者使之返報於師則與此事更無關涉有謂此因上文深責迦百農等邑猶恐其中或有知悔改之人則一聞此言而望救之心頓阻所以耶穌復加勸勉使仍不至失望以終一段之言更有謂當時耶穌指責數邑之人心中憂戚且見門徒亦心中憂戚因念凡虛心者皆能就已故卽安慰於心亦示門徒使知得親就已亦可安慰於心彼失救者不必過爲之慮然

此數節實從耶穌顯示天父之意發出，或謂卽由其心安，故知顯示，意謂必先得顯示，而後心安。勞苦以在己者言，卽勞心苦力，以挽回上帝震怒，負重以人之加諸己者言，卽如法利賽人，使人守難守之規，以求上帝恩典，有謂負重者，卽負己之罪惡，故其勞苦皆爲重負。罪惡之由，意謂二者皆就人身言，至其所以勞苦負重之由，則由罪惡所致，我賜爾安，蓋使爾深知天父仁愛之心，必盡赦人之罪，寬人之憂，卽能釋此重負。此節安字，爲初就耶穌時，所先施與者，下節安字，由信從耶穌道，自然生出者，此一軛字，卽指耶穌之道言，軛以駕馭牲畜，使履坦途，道以約束人心，使遵正路，然負耶穌之軛，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門徒反命之事

壹五

因其爲溫柔謙遜，故自無辛苦艱難，觀其指謫迦百農等邑，固非由己，有意驕人，亦非因人，不知尊己，惟責其終不悔改，絕無自矜自大之心，則其溫柔謙遜，已可槩見，而況出身傳道，任毀謗而不辭，卒之閱歷艱危，以至於死，猶且受辱不校，受害不仇，則其溫柔謙遜，實爲極致，且自視如赤子，復使衆人就己，則赤子與赤子，自無恐懼憂疑，故欲使人效法於己，亦如赤子之溫柔謙遜，效法耶穌愈足，心中安樂愈全，我溫柔謙遜，原文本言，我心溫柔謙遜，新約書中，凡言心字屬耶穌者，皆言其神，惟此則實言心，蓋亦有意，以明法利賽人，教法師等，多有似溫柔謙遜者，然皆在於外貌，惟耶穌則在內心。

爾心獲安。此一語或卽本耶利米書六章十六節之言。吾軛易吾負輕者言得耶穌以天父之仁愛顯示於人。又得所賜之安則心中必感激耶穌亦親愛天父故負其軛出於自然毫無勉強。一在軛中不徒爾負軛而軛亦負爾。譬之蛋子背負木瓢一入水中瓢雖負於人身身反因瓢而起所以不見其難而見其易不見其重而見其輕。人視耶穌之道一似極爲拘束惟推其究竟則世俗人物慾之憧擾其心中拘束尤多卽其最安逸者以較門徒之最拘束者尙有過之無不及有謂此軛字卽指十字架言耶穌嘗言必當克己負十字架以從我蓋卽此意然克己之意雖或有之惟此軛字則非實指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八章論七十四門徒反命之事

三

十字架而論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

之義 路加十章二十
五至三十七節

此一段與上文不相連屬，有謂上文耶穌因告門徒得諸先知后王所未見未聞者爲福，適教法師在旁聞此，故以永生之道問於耶穌，然耶穌惟稱門徒之福，未嘗論及永生，雖永生之事亦在福字之中，惟此教法師未必卽能體會，至於問答之時，大約耶穌行程已近耶路撒冷，觀下文所言，卽以自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者爲喻，於此可知，又觀本章末段所記耶穌入馬大之鄉，此鄉卽百大尼，去耶路撒冷不過數里，於此又可知，惟耶穌自加利利起程沿途之事，四傳皆不及記，所記者，惟將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三

至耶路撒冷時事，則其中必多遺漏，想或當時記述諸人，偶未相隨，抑因他故，則未得而詳，有謂路加記此，並非因地因時，特因其意實有相關，以見撒馬利亞人，猶能行善，過於祭司利未諸人，可知雖異邦人，猶有本心之存，則耶穌此次遣七十門徒，特爲救異邦人，固極法良意美，亦有謂此一事，與九章五十二節意相貫通，上言撒馬利亞鄉人，不肯接納耶穌，惟仍有善足錄，故不能因其不納，而卽棄其人，然此相連之意，似甚細微，未足爲據，意謂路加記此，雖非緊接上文，惟時候之大畧實無差失也，有教法師起而試之，觀一起字，可知耶穌必與衆人皆坐，此之起者，特明致敬之心，第推其心，終

屬假偽、惟觀所答耶穌之語、雖未必真心受教、亦非奸惡之人、至其所問之由、則欲試驗耶穌、觀其教人之道、以攷察得失是非、聽其辯論之言、以分別智愚賢否、雖非盡屬真誠、惟其心中、亦知永生爲最要之理、而不意耶穌、竟能解析詳明、更或自知、己身欠缺、恐未必得永生、故有此問、若其所問之言、則猶太人、每有以此、教訓童蒙者、其曰、我當何爲、以得永生、蓋其心、以爲必有一事成功、卽得永生效驗、惟得字原文、猶繼承之謂、特借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之意而言、以色列人、得入迦南、非由己力、實自上帝之恩、故猶繼承於上帝之手、言得永生、亦自上帝所賜、故亦如繼承之義、此猶太人、所常道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三

者、乃教法師、言何爲可得、則意實相反、譬如繼承父業者、旣言繼自前人、又言創自一己、非自相矛盾乎、而教法師、當時言此、竟不及覺、耶穌答之曰、律法所載如何、爾所讀如何、耶穌之意、言爾問何爲、可得永生、然所當爲者、已盡載於摩西書、爾爲教法師、尤深知書者、律法所載如何、此就書之文詞言、爾所讀如何、此卽其心之內意、以解書之內意言、惟此一語、猶太人、每論道時、使人引書爲據、卽有是言、耶穌言此、特反試教法師、以觀其心、且以爲爾有解律法之職、則尤所當知、或能挈其要領、括以一言、下文教法師、所答數語、此猶太人、必朝夕諷誦者、更有皮革小匣、中藏此語、或常佩帶於身、有

謂耶穌問教法師時以手指彼佩匣而言然觀下文耶穌謂爾之言然未嘗謂爾之所讀爲然則此言似無足據其答耶穌曰當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爾之上帝此見於申命記六章五節總括大意而言亦愛鄰如己此見於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大意相同惟無如己二字有謂此爲教法師意想所及者有謂不然蓋由平日常聞耶穌每言愛人如己因欲卽鄰字以試耶穌故爲是言耶穌答之曰爾之言然行此則生觀以西結書二十一章十一節已有此意上帝以汎愛爲心亦以永生爲本爾能效法上帝汎愛之心亦得永生然此亦有微醒之意言爾能行此自可得生爾旣深知律法無須多問

耶穌事蹟攷

卷八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三章

爾試爲之第恐爾有所不能終必倚賴上帝恩典路加復記彼欲自稱爲義問耶穌曰誰爲我鄰有謂此義字非總括生平而論第就此事而言彼教法師以爲所問所答皆出於己似屬無因故更卽鄰字之義辨別細微以明已所問者實非無故意謂不然蓋因耶穌卽其所答之言使試行之有終竟不成之意故復以鄰爲問或得耶穌言其近者小者則已平日在所優爲卽得自稱爲義至言遠者大者則亦自知實有未能也惟觀其所言究未真知愛字之深意上帝之福至極無可復加本不藉世人之愛故令世人遍愛世人卽以表愛上帝之心若使愛世人心未盡周全卽見愛上帝之心未能

專一、乃教法師所問者、不求愛心之完全、惟求愛心之
限量、與昔彼得所得所問、赦兄弟罪七次而可、其意相同、下
文耶穌所答、特以撒馬利亞人爲喻、非謂行此善事、卽
可爲功、以得永生、特以明鄰字之義、實無限量、且使之
返心自問、卽能曉然、故耶穌謂、有人自耶路撒冷、下耶
利哥、遇盜、觀於有人二字、不言其鄉貫宗支、不論其行
爲等級、惟指之曰人者、以明同在、覆載之中、同具生成
之性者、皆自一本而來、皆當視如兄弟、故必有無相濟、
痛癢相關、觀利未記、十九章三十四節、言猶太人、凡有
異國、旅於爾邦者、皆必視如宗族、於此可知、耶穌平日、
每設喻言、從未實言其地、惟此特指耶路撒冷、及耶利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三章

哥者、想必實有其事、故特舉以爲言、此或耶穌聞於途
間者、抑此撒馬利亞人、卽與門徒之列者、皆未可知、耶
利哥、邑名、地近約但河側平原沃壤、廣袤二十里、邑建
其中、物產繁庶、商賈雲集、耶路撒冷城、建於高山、其山
綿亘十餘里、耶利哥城、建於平原、較地中海、低六十丈、
兩城相去、約七十里、可知路極崎嶇、然商旅往來、猶且
不絕、其間越山度嶺、深谷路險、盜賊更易潛踪、殺人掠
物、自昔已然、因名血路、又名紅路、其後羅馬、特設營兵
戍守、以衛行人、職是之故、當時遇盜者、蓋爲猶太人、彼
遇盜時、不但攘奪其貨財、並又戕賊其肢體、故剝且傷、
此或因其拒盜之由、抑或所得無多、故盜欲未盈、因加

戮害亦未可知。惟耶利哥城多有祭司居住，每輪班入殿，必上耶路撒冷。故此一路常有往來，適遇祭司，由是路至，彼爲上帝侍臣，宜必仁民愛物，自當拯救不遑。倘此遇盜者，若非身受重傷，稍能知覺，則必一見其至，卽慶重生。此乃祭司，雖知盡守成規，惟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七節之言，竟不知遵守，觀出埃及記二十三章四五節，言遇仇敵牛驢，負重伏地，必速解其載，毋或遺之。又觀申命記二十二章一至四節，言遇兄弟牛羊，迷於歧路，勿掩目弗視，必反同儕，若此細微之事，彼或能爲，惟生命所關，反棄而不顧，觀一適字，以見會逢其適，正足試驗人心。此祭司雖能謹守律法之外規，而不深求律耶無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挪字之義

臺

法之內意，故一見遇盜者，因而悚惕於心，深恐禍將及已，則必急遽以行，更或一過其前，且將感謝上帝，竊喜剝膚之害，幸而先值他人，獨不思設身處地，則必望救甚殷，使有過而不恤者，我之心將何如？一念及此，不覺良心自然發現，必能推己度人，惜乎念不及此，故見而竟過之，蓋以爲我之外，誰復我見，我之外，誰督我爲，而不知無所不在之上帝，實有所見，實使之爲也。然其惻隱之心，或亦偶然發露，則更推委於無可如何，以自抑之。旣而有利未人，亦過其地，遂至彼處，前而觀之，然雖目擊，不肯手援，則以此較祭司，是其心爲更忍，彼前而觀者，想因祭司尙在前途，故其心稍壯，所以仍不拯救。

者或以爲因欲救人反將累己又或以爲祭司之職所當行善之人猶且置而不顧則己更可效尤且恐我自爲之似屬居功則於祭司更爲輕忽若二人者皆知愛己不知愛人是遇盜者不卽死於盜之殘賊不仁亦死於二人之坐視不救則與盜相去不甚懸殊耶穌故特以此警教法師以明人得永生不在能守全上帝禮儀亦不在分之尊才之富惟在擴充仁愛之心以見於施行其後有撒馬利亞人視之而憫若此者不必聞於師不必學於古惟卽其本心已深知鄰字之真義倘此撒馬利亞人惟率從其習俗不發現其天良則更過而不問亦如祭司與利未人耳況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人本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極相仇故猶太人每在殿堂拜上帝時常加咒詛且求上帝毋令得復生恩典雖異邦人受割禮者尙可入猶太教惟撒馬利亞人則必不能每逢斷獄亦不得以其人爲證故謂其證皆不足憑又言接待其人留宿於家卽遣子孫之禍至撒馬利亞人所以待猶太人者亦大率相同故猶太人每有往守節期過撒馬利亞境至有相鬥毆者而且每值節期猶太人沿山熾火爲號以達巴庇倫使散處巴庇倫者得知同時守節而撒馬利亞人又先熾火於山以亂猶太人守節之期故猶太人嘗謂撒馬利亞人偏爲猶太粧飾入殿堂中以枯骸朽骨隨處散佈以污殿堂可知其忿恨之心已至於極惟此

一人皆不計及亦不自計如我撒馬利亞人倘遭此禍則猶太人必不矜憐是其作爲與祭司利未人作爲正爲相反祭司及利未人皆熟悉聖經且自殿堂崇拜上帝而返乃竟無愛惜之心此撒馬利亞人想因貿易而來雖或未盡知書猶不因圖利之心致沒愛人之念大凡人值艱危如以天心爲心則必加恩體恤此理甚明顯其已往之事則矜憐之現在之事則調護之將來之事亦預計之其愛人之心已極周全愛人之功又極完備倘有見者必以爲親兄弟無疑雖遇盜者平日或以撒馬利亞爲仇此時感激之心亦必視之爲友耶穌言此必當記憶從前猶太人曾謗以撒馬利亞之言卽雅

耶穌事蹟攷

卷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壹

各約翰前欲招火降滅撒馬利亞人今聞耶穌言亦知警醒自悔其失至此撒馬利亞人所以過此者或自耶路撒冷而下抑自耶利哥城而上更或歧路經行亦未可知然祭司利未人猶可緩程撒馬利亞人更爲忙速若使畧爲推諉尙有可原彼祭司利未人揆其初念亦稍哀矜乃轉一念焉卽忽然舍置是徒動其心而不見於事浸假而立心愈忍卽此哀矜之念亦且俱無惟此撒馬利亞人一動其心卽難遏抑所以不慮強梁窺伺不慮費耗貲財不患擔延時日惟必竭其心力以盡拯救之方雖途間倉猝急無醫藥惟適有酒則以酒弭其毒適有油則以油潤其傷而且裂已衣以裹之推已畜

以乘之然後不辭跋涉扶掖以行然沿途村落亦可逕留既與遇盜者鄉井相同即可自卸仔肩託爲照卹乃猶不欲分其責於人皆必任之於己故又引至旅邸而顧焉惟遇盜者既已得生則貿遷者亦難稍緩故明日遂行然此旅邸亦猶太人或者既拯其生即可舍之而去乃撒馬利亞人竟不出此所以將行又取金二錢與館人以備二日之需曰且顧此人費若加多我反償爾蓋以爲必終其事而後問心始安也觀祭司利未人如彼撒馬利亞人如此故耶穌問教法師曰三人中爾意孰爲遇盜者鄰耶教法師問誰爲我鄰耶穌以誰爲遇盜者鄰反詰之蓋人每昧於觀己而明於觀人故特使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五

之反觀自得且人遭患難望救必不擇人故知愛己之心卽知愛鄰之道觀此則猶太人與猶太人實爲疎遠撒馬利亞人與猶太人反相切近人之愛心果能真摯自無畛域汎愛衆人如日之性本炎故能煦周萬物教法師答曰矜恤之者是也彼不明言撒馬利亞人惟曰矜恤之者仍有避嫌之心耶穌曰爾往效此而行彼初問耶穌我當何爲可得永生故耶穌意謂爾能行此卽得永生第恐行之不力耳觀此一事耶穌亦有自喻之言猶太人嘗以撒馬利亞人謗瀆耶穌故耶穌於此卽以撒馬利亞人暗寓己身猶太人與耶穌爲敵猶愛之不少衰故先自立爲世人法則而後以此法則使人率

循有謂耶穌言此更有一意於其間言撒馬利亞人者耶穌自謂也盜者魔鬼也遇盜者世人也去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者言亞當棄正理歸世俗也酒者警人之言也油者慰人之言也旅邸者聖會也館人者牧師也金二錢者耶穌所遺洗禮與聖餐也我反償爾者耶穌再臨世賞司牧者以尊榮償其勞也然此一意容或有之惟似過於細微則大意反爲所掩要之耶穌之意特欲示人必當充滿仁愛之心更勿因一己之嫌疑使仁愛之心因而狹隘云爾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八十九章論耶穌舉撒馬利亞善人以明鄰字之義

臺

第九十章論耶穌分別馬大姊妹所擇不同

路加十
章三十

八至四
十二節

此之馬大與馬利亞卽爲百大尼者有謂路加未言耶穌將至耶路撒冷想此所記猶屬加利利事則馬大姊妹當亦加利利人然觀約翰十一十二章所記特詳言馬大一聞耶穌將至卽出遠迎惟馬利亞猶在於室及拉撒路復生之後耶穌再至有爲之設筵者亦爲馬大供事可見兩人稟性一則好動一則好靜各有不同與此情形正爲脗合則爲百大尼者可知或者謂安知其非加利利人或另有別室在百大尼抑後來遷居於百大尼者然觀約翰明言百大尼乃馬大姊妹之村可知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十章論耶穌分別馬大姊妹所擇不同

三稟

必其故居亦且於斯生長至此一事有謂當在耶穌復生拉撒路之後不在耶穌往守修殿節之前然觀彼時情景極爲擁擠此時情景極爲寂靜自有不同不能移易至於路加記此一事於此時者有謂因與上文意有相關上言教法師盛氣自矜此言馬利亞虛心受教上言身體力行以求上帝所賜永生此言潛心靜坐以受耶穌所施恩化然觀此一段首記衆行時耶穌入一鄉卽一行字可見路加畧按耶穌此次行程而記未必專爲關照上文耶穌自知將及逾越節卽受死之期特於修殿節先上耶路撒冷速盡其工故於廣衆之中教人畧少惟就信者之室傳道尤多卽如此時入馬大姊妹

家是也。其後馬利亞以至貴香膏膏主足者。或卽此時得聞耶穌將及受死之言。觀本章所記及約翰十一章所記。可見家中之事。皆爲馬大主持。則知馬大長而馬利亞少。且家道亦頗優。有謂此爲馬大夫家。不及其夫者。或因已死。故與兄弟姊妹同居耳。惟當此時。耶穌一至。馬大旣致敬盡禮以相迎。馬利亞更遜順謙卑而受教。一則性情浮躁。一則稟質沈潛。雖馬利亞未嘗不盡力服勞。惟旣畢其工。卽以聽道爲急。馬大未嘗不願安承教。惟操持不暇。故以供事爲先。所以供事旣多。心紛意亂。因見馬利亞猶坐耶穌足下。已獨任勞。故特就而言曰。我姊妹遺我供事。主不爲意乎。宜命彼助我。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章論耶穌分別馬大姊妹聲名

壹

推其心。一以爲馬利亞。旁觀袖手。不與分勞。一以爲耶穌。教誨殷拳。畧形偏愛。且以爲必供億周全。始足盡尊師之道。如此。則以虛文爲重。以實意爲輕。旣不知重輕之本。又以爲必同心協力。始足盡愛主之誠。如此。則以助己爲急。以受教爲緩。亦不知緩急之真。而況特欲耶穌諒彼辛勤。則以微勞自恃。而況更欲耶穌命之助己。尤以家事相干。所以耶穌答之。卽以教之。故先疊呼其名。使之傾耳而聽。爾思慮憧擾。爲多事故。言爾以多端思慮自擾。則心爲形役。故徵逐不遑。然我暫留片刻。無容供給浩繁。且恐意念紛紜。反失切身之益。蓋所需者。惟一而已。此一字。與多字。正相反對。彼多者。猶或可缺。

此一者，斷不能無。有謂此亦當指食物言，言得一而足無事多求。然上文多字，指飲食之物。下文善業二字，指永生之理。則此一字，聯貫上下，實如橋梁。蓋借食物以喻永生。猶云永生之糧，故所必需，亦有意言。人得永生之糧，以養靈魂，則日給之糧，所以養口體者，皆屬輕微。不必定求全備。業字，原文本爲分字，有謂此言分者，亦借飲饌之意而言。凡宴客者，主人必分美饌，以與尊客。故言馬利亞所得之分，一如至美之珍饈。善業，指上帝拯救之恩。擇字，指專心接納之意。供事之益，不得爲功。以救靈魂，故屬暫時。終能奪去。聽道之益，惟能虛心，以受恩化。故爲永久，不能奪去。如此，則爾不當阻撓，更當耶蘇事蹟攷。

卷八

第廿一章論耶穌分別馬大馬利亞所擲膏

三

責其自恃己功如馬利亞亦有自恃之心則亦必當見責也羅馬教每泥此數節之言以爲耶穌特稱馬利亞沈潛於道特非馬大操作於家故每勸婦女處靜室以守貞每勸男子遠家人而求道則爲最高最尙之人然此實以詞害意蓋耶穌之本旨專論內心非言外事譬如患有患瘡疾在舟中者當其寒顛之時以爲舟中顛播有以致之於是舍舟從陸而寒顛仍如故乃知病在於身不在於舟況乎離世者未必其心絕無紛擾在世者或有其心反極清明大約耶穌門徒最奔走勞碌者則爲保羅然其身雖勞而其心仍逸故常得有體道之工最性靜思深者則爲約翰然未嘗遊世更未嘗避人而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五十五章耶穌別馬大姊妹擇言

三

工亦完全無缺從可知皆在心中無關身外也亦有謂路加記此原非實事特言馬大以喻猶太教惟多設禮儀法度以求上帝之恩言馬利亞以喻耶穌教惟一心倚賴救主以求上帝之恩然馬大一家之事約翰所記甚詳可見確乎有據路加所以從畧者蓋恐當時爲猶太人所忌故不敢詳言若夫約翰之作已後數十年則無妨備述歟

第九十一章論耶穌當修殿節在殿教誨

約翰十章二十一至四十二節

修殿節之設當耶穌時幾二百年，溯其原委，蓋自耶穌未降世前一百六十年，猶太國爲敘利亞國所破，污曠聖殿，以其神諸庇地奉祀於中，復殺母彘爲祭，灑血於壇，且於鄉邑遍立神祠，使人奉事，其時有猶太祭司與其子五人，隱遯深山，以避惡俗，越至三年，其子名猶大麥稼卑士者，首倡義舉，統率衆民，反攻敘利亞人逐之出境，復其疆宇，而後修理聖殿，得復前規，此修殿節所由緣起，亦以誌不忘也。至此節期，則在西曆冬至之前一日爲始，當節期中，耶穌在殿遊於所羅門之廊，觀此則知約翰當時目所親見，否則莫道其詳，所以遊行於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十五章論耶穌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

廊者，或者因在初冬，適逢天雨，要未可知，此廊在殿之東，其以所羅門名者，有謂耶路撒冷聖殿創始自所羅門，其後巴庇倫人一炬已成焦土，惟此一廊獨存，故有是名，亦有謂全殿皆遭焚燬，惟復建時盡易新石，獨此一廊仍用舊石，故有是名，二說未知孰是，至於耶穌遊行之意，蓋爲尋失路之羊，所以當時窘逐者雖多，猶必力救亡羊，以盡善牧之職，維時猶太人從而環繞之，欲其自認基督，以告衆人，且有不明言，則不任其去之意，猶太人所以窮詰耶穌者，有謂推原其心，無非奸險之心，蓋必欲得其言，而後訟之有據，有謂審時度理，亦似有希冀之心，蓋欲耶穌效法猶大麥稼卑士，故期望甚

殷然衆心雖或不同，惟撫今追昔，必有感觸於中，深願得一英雄崛起，助猶太人逐羅馬人，如昔之逐敘利亞，而後快，則屬望於耶穌者，亦在情理之中。況當此節期，工師奏紀功之樂，以歌詠頌揚，衆人執美木之條，以歡呼忭舞，故以爲此時耶穌果能當茲重任，則歌爾功頌爾德，復再見於將來也。此一段耶穌自加利利起程，復至耶路撒冷之事，有謂觀於約翰上文所記，未言耶穌他往，此段所記亦未言耶穌復返，是則自張幕節後，以至於今，皆在耶路撒冷可知。然果非去而復返，則此段之首，無庸再贅耶路撒冷之名。且觀下文耶穌覆述牧羊之喻，可知當日此言既竟以後，卽去耶路撒冷，否則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十九章論耶穌當修節在殿教誨

三

信我言，並不信我神蹟，則由非我真羊，故無從牧之心。如此，自不能得上帝所挺生之彌賽亞，以爲爾牧。頃我有言，此一語，有謂指約翰八章四十五六節之言，然此兩節雖有是意，實無是言，意以爲卽指本章善牧之喻。雖下文覆述者，僅言識聲從牧之羊，其不從者，未嘗論及。惟言正意，則反意亦在其中。二十七八節，能聽其聲，自能識牧，以與相親，亦能有力，以從其道。有此真據，卽爲耶穌真羊。真羊之賜，不在高爵厚祿，不在重利盛名，蓋有覓乎莫尙者，則爲永生，終不沈淪。此自內言，言使其心，不至溺於惡欲，無能奪於我手，此自外言，言使其身，不至陷於寇仇，然非一得所賜，卽可自恃，己能猶耶穌事蹟攷

卷一

第九十章論耶穌當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臺

能奪之理是其悖道之故並非外奪之由實爲羊自離
牧且言上帝以其權力保人之身使免艱危非言強人
之心使從真理耶穌更言我與父一蓋因上文初言無
能奪於我手誠恐信德未深者以爲語涉誇張故言無
能奪於父手則全能之天父自然有莫奪之權又恐以
爲權能惟在天父不在耶穌故復申明天父與我同體
同榮實無二致有謂此一字以心言言耶穌之心與天
父相同卽約翰十七章十一節之意然此一節耶穌特
求天父合父賜我之人與我爲一如我與父則不但言
門徒與耶穌有同心之意且有同體之情一如耶穌之
與天父於此正爲脗合而況既得有權以賜永生亦能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五章論耶穌當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十一

有力以加保衛則不但言其心又更可知故此一句統
承上文推原有此權力之由則由與父同體之故所以
耶穌獨言我字蓋卽已身性體而論猶太人亦悉此意
故特指其僭妄而耶穌亦未嘗自辯其非三十一節
當時猶太人環繞耶穌尙在廊中一聞其言卽以爲褻
瀆上帝故取石欲擊之蓋如利未記二十四章十六節
之言三十二三節衆人雖欲石擊耶穌惟耶穌復侃
侃而言衆人亦不能不聽欲石擊我此欲字原文本無
蓋雖猶未及擊惟既有欲擊情形卽無異已擊之罪所
以耶穌必得明正其罪則雖被擊亦甘受不辭此善字
有以榮耀言者有以神化言者意謂當言其有益於人

之意約翰七章二十一節，惟言一事於此更言，有多善事，則總括於其中。然耶穌雖舉神蹟而言，終不肯以神蹟之權能禦己身之仇害。我奉父命，原文惟言我由父蓋承上意而言，以明所有異蹟奇能，雖皆出自我手，實卽出自父手，則我與父爲一，更極顯然。猶太人以爲惡事，所以石擊耶穌，而耶穌謂爾爲何善事，欲石擊我，此特爲反語，以詰之言爾之疾苦，我則醫治，爾之艱難，我則矜卹，乃爾以此酬報我恩，觀使徒行傳十章三十八九節，亦以耶穌之拯救世人，世人之殺害耶穌，相提並論，其意與此相同。此更有意，應驗詩篇百有九篇五節之言，猶太人一聞此言，本心難昧，故知耶穌所言善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十九章論耶穌嘗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

共見其間，彰彰可攷，不得不以爲然。所以當時欲石擊耶穌者，亦皆停止，惟終不肯以神蹟之多端爲耶穌與上帝同體之據，仍泥於僭妄之言，然使舊約中從未見上帝與人有相聯屬之言，則猶太人當時行此，自爲公當，惟遍觀舊約，惟言耶和華而外，不得別有上帝，初未嘗禁人毋得奉行上帝權能，觀耶利米書二十三章六節，可知耶和華爲上帝自然而有，最高最上之稱，亦卽以此稱彌賽亞，然此旨遠詞文，耶穌固知猶太人必難領會，故不引以爲據，惟舉職司民牧，亦得稱上帝，此最淺近者而言。三十四五六節有謂耶穌以此奉上上帝名者，自爲比擬，似乎降格相從，蓋亦欲自救生命，援止

衆人之意然觀上文三十二節衆聞耶穌所問之言盛氣已畧平更無庸抑己徇人之語可知耶穌言此特以辯明實非僭妄且與律法尤極相符亦有意以明舊約之言皆自上帝默示而來大公至正純全無疵爲我與爾所當取法奉上帝名者旣得稱爲上帝則父以爲聖遣之入世者自然高出其上又更可知所以耶穌止辯僭妄之非至言自謂上帝則並未嘗推諉故以爲人若自謂上帝不得遽指爲僭妄必須考察詳明況如爾言則於舊約聖經尤多鑿枘觀出埃及記四章十六節及七章一節言亞倫代爲先知摩西代爲上帝如此則並摩西亦指爲非且經之言必不可毀人縱背律法而律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章論耶穌當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臺

法仍存人縱逆聖經而聖經終在也特言爾律法者以明爾所當守之律法則凡一言一動皆必遵律法而行惟爾此時所以處我者以爲於爾律法似屬相符不知實爲相悖爾律法不云我稱爾曹爲上帝乎此蓋詩篇八十二篇六節之言律法二字雖指摩西所立者言惟推廣言之則舊約書亦可兼該況此詩篇之意實本摩西律法而言觀出埃及記二十二章二十八節言勿詛士師勿詈民長士師二字原文本言上帝於此可知至詩篇此語有謂指天使言有謂指異邦之君言如稱天子之意然觀本詩一節則知實指有權位者言言其有上帝權故刑賞生殺得以擅操惟此之權旣得自上帝

亦歸於上帝，故必由上帝審判，以辨析是非。此稱字有謂稱於授職之時，言代上帝臨蒞兆民，必以上帝爲心。卽如上帝有謂不然，詩篇之意，旣本律法之言，所以當時環耶穌者，或爲士師，或爲民長，其職與昔日所稱者大率相同，故耶穌意謂昔之稱者，皆爲爾等之祖，猶得有此稱，卽爾等今日身居民上，亦得有此稱，而乃我獨不可稱乎？況言我之分，實高於爾，自稱上帝子，且下於爾，則謙卑之極致，何僭妄之足云？奉上帝名，名字，原文本爲道字，有謂此屬上帝言，言上帝封立之道，人奉上帝之道，故得治上帝之民，有謂此屬人言，言人所以治民者，皆本上帝，仁慈公義，不出上帝，規矩範圍，卽爲奉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十七章論耶穌當修嚴節儉教誨

翼

信，卽我亦言爾不當信，惟既有多善事，則昭昭在人耳目，雖善辯者，不能強飾爲非，自必歸榮上帝，然此多善事，皆出自我身，又必自我身，以歸榮上帝，如此，則父在我，固有實據可憑，而我在父，亦可因而推測，使無父之權能與我，則我之功效，必不成全，使無我之感孚於父，則父之權能，亦不著見，故父在我，相須爲用，亦我在父，有感斯通也。上言我與父一，較此兩句，雖理無二致，而語有淺深，我與父一，此理深微，惟耶穌自知之，父在我，我在父，此理顯淺，卽其事之實效，亦可測度，而知，故特就淺而易見者，以告衆人，然使耶穌止言父在我，則未足見聖子之真，觀於儒教，則言參天贊化，釋教則言虛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九十三章論耶穌當修嚴節在嚴教誨

三十一

無寂滅，道教則言靜與天合，凡此者，皆近於父在我之理，惟耶穌必兼言我在父，而後使人顯然，知爲聖父聖子，故論其性體，則合而爲一，而論其名分，實分而爲二，自太初時如是，至永遠亦如是，且耶穌卽爲世人之法，則故人與上帝，亦始終判然，不能渾而爲一，與各教所言者，自有不同。三十九至四十二節，猶太人初時欲擊耶穌，至此，惟欲執之，以付有司審斷，故耶穌卽引身遠避，於是往約但外，至約翰先施洗之所居焉，其地爲伯大巴喇，見約翰一章二十八節，惟多有古本，謂伯大巴尼者，第與近耶路撒冷之伯大巴尼不同，昔約翰施洗時，曾有證明救主之言，因而傾心向慕者，已不乏人，且見耶穌所行神

蹟而知約翰之言，盡能應驗，則愈信爲先知，故因約翰而信耶穌者更衆，所以耶穌特成全約翰之工，然居於此，雖兩月餘，惟仍周遊鄉邑，故路加盡以其事，記於耶穌，此次離加利利程途之中。

耶穌事蹟攷

卷六

第十九章論耶穌當修殿節在殿教誨

三

